



吉原呼我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源氏  
北條氏

三四

津田文庫  
文庫 1  
1794  
3



國



養和元年

論功敘任

旭將軍  
義仲粗鄙  
北陸宮

乘輿指天子

叔守夏承中  
李尊成  
可政子政取五十二世

日本外史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藤原長實之議從了穆朝首  
義之福之功アルコトナリ

是月法皇會諸公卿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  
敘義仲從五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除行家備後守  
二人不悅更除義仲伊豫守行家備前守並聽院昇殿  
收平氏五百餘邑賜其百四十于義仲留衛京師世呼  
曰旭日將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為京  
人所嗤笑初以任任子為僧奪其職稱北陸宮年十七  
義仲奉以入京師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  
立天子時有高倉帝皇子二人叔五歲季四歲法皇欲

010190614617

間猶與也

故三條宮以仁王也

樹立也

龍姬丹後局

後鳥羽帝

法皇厭義仲

憤懣憤怒煩懣也

凶奪也

數言不偶也

矢田判官義清

水島在帶中

擇而立之。因宣問之。義仲屬意於北陸宮。奏曰。立君重事。非鄙人所敢問。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拔陛下於此時。未會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以其嘗為僧。不聽。十二皇子。叔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季再卜而立之。是為後鳥羽帝。法皇頗厭義仲。欲召賴朝來京師。義仲爭為不可。弗聽。義仲憤懣。而北兵乏糧。四出剽掠。法皇患之。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討。詔許之。義仲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將。乃更命義仲。義仲發京師。以足利義清等為先鋒。閏月。義清與平氏戰于水島。敗死。義仲

擣虛猶集席

公卿想望賴朝風采

矮短也

晰亦明也

法皇屢召賴朝

關東逢坂關以東也

欲進攻南海。海聞賴朝遣兵。且入京師。則引還有詔止之。不肯先。是法皇使者至鎌倉。賴朝廷見。言曰。平氏棄京師自逃。而義仲行家擣虛入之。乃矜功要賞。敢擇任國胡為者也。臣當疾往伐之。而藤原秀衡等日夜窺伺。臣未可以奉詔。且帥大兵入轡下。徒為騷擾。使者歸報。公卿皆想望賴朝風采。爭問狀。使者言。賴朝驅使而面大然。舉止詳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賴朝又使使奏曰。平氏所侵諸邑。宜盡復其故土。臣等不宜利之。平氏降者。宜從赦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法皇並立同南王家。古制為然。自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法皇益屬意於賴朝。屢使使召之。於是賴朝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

法皇屢召賴朝

關東逢坂關以東也

詞候伺也

間猶塞言塞護者之言 謔人謂行家

壹哉判官知康

疾連曰驟

剝削也梳也

賦西上以詞義仲義仲欲拒之與行家謀奉法皇於軍  
行家素有寵於法皇密奏之法皇乃使僧靜憲詰義仲  
義仲對曰孰造此言者臣走既官家之人於願明也汝  
欲與決雌雄耳願得賜討賴朝宣遂詣法皇宮獻誓書  
且請間執護人詔慰解之十一月屢詔趣義仲西征曰  
或謂汝之不西欲謀不良也義仲對以備東兵而幽掠  
益甚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  
官義仲曰鼓判官反欲為人所擊乎知康怒還報曰義  
仲反形已成請討之法皇聽之驟徵叡山園城寺僧兵  
以知康將之義仲會將士言曰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  
我以五萬中為留衛京師而官無所給不剝豪戶何以

義仲反

攝政基通五條第  
開院官名也  
別當謂別當一官  
也

松殿基房

元曆元年  
在馬寮  
從五位下

生存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彼鼓乃讒我以至此我將  
擊而破之樋口兼光今并兼平切諫之勸其詣關降義  
仲怒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即降吾  
反為鼓所擊殺耳遂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  
勿為賴朝所笑乃分軍為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牆踴  
躍罵義仲義仲咄嗟赴之知康走匿北兵縱火索之不  
獲遂奉法皇于攝政第帝于開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  
官爵自為院廡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基  
房徐開諭之乃徙法皇于西洞院其官爵元曆元  
年正月義仲敘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先是行家與  
平氏戰室山敗遂據河内畔義仲義仲遣樋口兼光將

元曆  
後鳥羽

燕庄集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三

橋內判官  
三皇使者

檄下尺書用徵召  
也

賴朝討義仲

宇治河之役

池月磨墨

源太景季

銳比鋒芒之利

四郎高綱

兵擊之而範賴義經已至伊勢橋公友者往告變焉遂  
赴鎌倉賴朝見公友曰義仲有罪宜詔臣誅之知康何  
人也焉得與義仲斷乃數人州將去西討義仲而知康  
來鎌倉欲自解說賴朝戒內外勿為通知康至無肯顧  
者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  
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  
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  
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乞焉者多吾不  
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來也乃賜磨  
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  
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

罷疲也

賴朝戒高綱

浮島原在駿河

嘶馬鳴也  
次郎重忠

二良已與高綱也

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  
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  
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  
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  
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  
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  
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羣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  
高丘誇示於衆已而有嘶聲昂山重忠曰池月聲也  
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畜池月至過且景季問曰誰  
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  
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四

公之囑我謂呼返  
我之

山木三郎

根井大弥太  
楯六郎

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梶原邪公之囑我殆為是也漸  
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曰否吾  
患無善馬欲就公廩借之聞營幕已賜於子矣池月不  
得命矣子且然況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  
誘廩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  
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  
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平山木義弘拒勢  
多根井行親楯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  
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  
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檣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  
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

倭喧鬧聲  
槌聲也  
泗洋行水上也

平山武者所  
蒞谷右馬允  
熊谷次郎

條編繩也用以  
約馬腹  
高綱先登第一

辟易驚却負

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槌於檣下一軍屬耳義經乃  
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泗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  
敵勿使敵射我泗者泗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  
季重蒞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  
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  
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  
上岸自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為先登第一景  
季為第二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  
忠泗而達岸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才以全軍渡擊  
大破之行親搏戰而退義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  
聽則率兵馳赴其宮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輿趣幸宮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五

股栗懼之甚也  
木幡在山城  
藤原氏前關白基  
房女  
二士一為越後忠  
大能景一為津波  
田三郎

大膳大夫業忠  
義仲復至矣

中股栗會有來告東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  
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  
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兵屋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  
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  
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  
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義仲大敗被創以殘  
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等詣法皇宮木江  
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宮驚怖業忠不  
報曰旗號自別益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颺言曰臣源  
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為奏之業忠驚喜跳  
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見之使

指問諸將名

右馬允重助  
太郎重賴

巴姬  
巴姬中原兼遠女  
督脊骨也方自脊  
骨出

內田八郎

吾亦終死何人手

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刀者  
曰島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海谷重助河越重賴玄  
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  
因勅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  
等擊卻之義仲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仲且戰  
且走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妾曰巴兼半妹也  
有督力每從軍是時車騎止鬪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  
之攫巴甲袖巴策馬馬躍袖絕重忠舍之而還義仲以  
七騎走會範賴既破勢多而入遠江內田家吉在其  
先鋒日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  
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

然生票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栗津之得  
山木義弘

津泥也  
義仲死  
石田太郎為之  
射云

去曰臨死携妾人謂我何也請共死義仲強之也乃泣  
涕辭去義仲走至栗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  
未審主公為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  
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  
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在東主公盍走保北國  
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  
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  
餘騎兼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其騎獨有兼  
平兼平乃指一邱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徐自為計臣  
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邱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  
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鬪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

振旅整軍也

兒玉黨武藏七黨  
之一

烏書義仲髻

一口在山城

右兵衛高保

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啣刀墮馬自貫而死東軍  
振旅而兼光方破行家追之紀伊聞難還京師其兵道  
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兒玉黨與之有姻諭  
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傳義仲以下首京師烏  
書其髻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義仲叔父義  
廣初防一口兵敗逃伊勢後為賴朝所攻殺義仲子義  
高嚮質於鎌倉賴朝妻以女後欲殺之義高覺而遁追  
捕被斬妻悲慟不食賴朝歸罪於追者斬之欲改嫁女  
於藤原高保不肯而死義仲妾中既別義仲釋甲間行  
歸信濃遇義仲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  
髮為尼居越後友松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義仲既死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平氏據福原

左衛門尉賴賢為義之四男也

淡路冠者義嗣

掃部助賴仲為義之五男也

二弟範賴義經也

一谷之役

三草山在播磨

信綱進言

田代冠者

清盛盛明年之思  
ハ悉リナリトシテ  
更ニスル

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山陽將士自室山水鳴二役服  
從平氏平氏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為東  
門一谷為西門勝兵十萬餘繫大艦數千平教經轉戰  
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源賴賢子義嗣賴仲子義  
久居淡路皆為所殺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  
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  
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  
監軍焉以明日為清盛忌辰延至七日先期三日早發  
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  
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  
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眾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

武藏坊辨慶

鶴越

麾下大將之旗下也

小次郎直家此公指義經

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浴道民家取明而  
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  
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鶴越  
鶴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李重在  
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混進孰後孰先欲立功  
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  
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闕之李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  
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  
未曙薄門自名李重踵至敵闕門二人突入奮關城兵  
辟易李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  
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

黑江標記

太郎高直  
次郎盛直

藤梅

龍盛兵器

標表也  
二門一谷生田也

嫗老母也

蘇音權輔骨曰類

山名經春義經

三郎經春

經春鄉導

鷲尾尾居山所  
父片名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三

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  
輕卒拔柵以五百騎入鬪既退顧失景季所在復入索  
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腋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  
擊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  
經之向鷲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導辨慶認火光  
得一人家見翁嫗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為業諳  
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  
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顛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  
義經為冠之命姓名曰鷲尾經春給鎧仗以為鄉導問  
鷲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  
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眾馳之至鷲越則天明頗視

後人對與前人曹  
相觸

宗盛西逃

斷臂滿舟

阿波民部成良

義經抗疏

人指信賴  
誑音卦欺也  
威勳亦威功臣也

古例也

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  
春所言眾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一  
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  
騎皆倣之曹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  
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韋賴  
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八擒平  
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眾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  
奔讚岐倚田口成良之眾保于屋嶋九日義經範賴以  
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不許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  
盡忠於保元而為人所誑誤卒宜諾於獄門平氏昨為  
威勳今為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主

牢屋門前  
元八極力不  
板之百力  
三三自百  
古例也

面見重衡

內大臣之誤  
右大臣宗盛

二姬千手伊王

伊賀人指平信兼  
等 大内冠者惟  
義  
二將統軍

命乃欲雪父耻也。臣兄賴朝深存此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朝議終許之。三月，賴朝以平義仲功，敘正四位下。遣梶原景時、搦致重衡於鎌倉，面見使景時將命曰：「吾非忘相國之德，若王命何？然不圖公之卒臨此也。則至若右大臣氏亦當不日相見，重衡請速死。」賴朝屬之於狩野氏，侍以二姬、餽酒食焉。以平族未夷，不輒殺也。是月，令土肥實平鎮撫山陽道。六月，奏請任範賴參河守，敘從五位下。範賴來謝，鎌倉置酒勞之。八月，復遣西征。是月，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時伊賀人作亂，應平氏州守護平賀惟義討平之餘黨，竄匿京師，義經捕斬之。九月，賴朝以範賴統西海軍事。

左馬頭行盛  
藤戶在備前

公文所 問注所  
賴朝奏言

因權守廣元  
大夫入道康信

控弦引弓也

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賴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道，聞平行盛軍兒島，赴攻陣于藤戶。阻海水望敵，敵招之，挑戰我兵不能渡。佐佐木盛綱潛問土人以津夜與俱濟，植竹條為標而還。且日敵復挑戰，盛綱躍馬破濤而進，衆從之，擊走行盛，進入周防。是月，義經敘從五位下，聽院昇殿。十月，賴朝置公文所以九江廣元為別當焉。以出政令，置問注所以王善康信為執事焉。以決訟獄，令將士曰：「凡武門之事，悉奉法皇旨，有不便者，徐分疏之。」遂奏曰：「方今天下半定，貢賦闕乏，請簡擇國守，撫輯流民，京畿控弦之士悉從義經西討平氏，其有功者宜附，臣論賞焉。僧徒帶兵者宜附，臣禁止收取焉。又檄關西。」

文治元年

赤間關在長門

賴朝戒範賴

惟恐也  
曰杵次郎惟隆  
水上七郎遠隆

原田六郎次夫  
葦屋浦在說前

諸族援攻平氏。文治元年正月，範賴至赤間關，無舟可濟。軍疲糧乏，將士皆思東歸。範賴以書請濟軍食，賴朝答書，因戒範賴曰：「在軍務，緩撫眾心，慎勿左右耳語，致其危疑。乃至進戰，慎勿犯先帝太后願。」使一位尼奉帝而至也。宗盛惟怯，必生得之。範賴諭曰：「杵次郎惟隆，上氏餽糧，食遂進濟海。詔千葉常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通京畿，控宰府，為西國咽喉。吾今欲令智勇而有眾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也。』乃命義澄固辭不許。範賴以諸軍濟海，踰月，賴朝所給糧船至，軍益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賀摩。先是，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先遣其

義經奏言

鬼界島名在薩摩  
南海  
渡部在攝津

逆櫓  
舳舟尾也 艦船頭也

介甲也  
イノシムシヤ

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兵士寢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戎服抵法皇宮，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究其所至，蹙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王城矣。」二月，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櫓。」義經曰：「何謂逆櫓？」曰：「舳皆設櫓，進以舳，退以艦。」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勤敵為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櫓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也。眾且笑。景時慚，義經遂令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十一

金子十郎

續音盤維舟索也  
風又即順風也

歐音史疾也  
尼子浦勝浦並在  
阿波  
瑟縮不伸也

外記大夫良連  
櫻間良遠  
中山在阿波讚岐  
國境

將士曰。進而死者從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能  
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  
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  
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  
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  
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者五艦。百五十騎。獨  
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黎明達尼子浦。望  
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足瑟縮不可直  
用。驅而游之。結束騎馬勿虛發。以費箭。眾從之。上岸大  
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五十兵守  
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

京卒齎書

內府宗盛

六條攝政

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  
應內府徵者。如開源氏。畿淀河。子必途觀之。其兵幾何。  
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  
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  
發京矣。彼真可畏者。以木曾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  
修城集兵。以為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  
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  
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  
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  
松里。平氏大驚。以為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  
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

三郎左衛門尉有國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十二

與一近範

次郎兵衛尉範忠

範明雲六後藤內八階之乳如子也

謝射  
為誘義經也

宗高射扇

義經投弓

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賈如  
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朝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  
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  
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又  
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  
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為先鋒戰而交退日既  
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挿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  
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眾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  
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高一發斷扇  
穀扇翻而隨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仰  
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

投取也

三部兵衛嗣信

四郎兵衛忠信

肯謝肯肯而謝也  
藤光光政

名馬為贈  
贈死者曰贈  
贈送行者贈賄之  
禮也

點注標記

鐵搭鈎其肯義經以刀打之鞭拔其弓從兵呼曰舍之  
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  
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  
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依藤嗣信  
以身蔽義經斬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勇  
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間所  
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奧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  
不朽獨不覩君慶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慶敵在旬日  
而不及醜汝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錄田光政亦被箭  
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原秀  
衡所贖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三

屋島之戰

降河野道信也  
傳內左衛門成直

阻兀渡壽二六二

增津之戰  
別當邊增  
四郎通信

和田小太郎  
戰過也亦過也

死是夜西軍陣屋島故趾東軍陣高松東軍皆倦臥獨  
伊勢義盛虞敵來襲徇警徹明明日義經侵晨復赴屋  
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  
之因降將言聞平氏將田口成良遣其子成直以兵三  
千徇伊豫命伊勢義盛往說降之義經并其兵使成直  
作書招成良成良終送款焉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  
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二月廿  
三日也宗盛欲赴鎮西範賴以三萬騎軍豐後平氏不  
能入還泊壇浦兵艦凡五百艘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皆  
來附義經明日義經以兵艦七百艘大戰海上西兵殊  
死戰我兵少卻義經勵衆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斃

新居紀四郎

後騎稱石左近  
茂利與一

教經薄義經

二位尼懷帝投海  
養和年号即安德  
帝搭棹也  
海水為之亦

熟生標也

二百步及平知盛舟知盛使新居親清答射箭汰義盛  
背傷其後騎我軍羞之義經命茂利義遠還射義遠按  
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奉箭洞親清胸  
而過海三十步義遠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敵亂射殺  
傷甚多義經以成良言知宗盛等所在麾軍華之令成  
良為內應西軍大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  
別舟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知盛以下六人前後皆死  
于其船遂生擒宗盛鑿平氏軍海水為之赤四月東軍  
振旅以俘獲旋徇之京師還納鏡璽範賴留鎮西海六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一百

二名實平景時

宗盛父子七而義朝墳  
比企四郎

斬宗盛

山名義範為伊豆守

閏月乃還賴朝遣使二名西禁兵士侵掠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行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詔敘賴朝從二位五月慙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行至內海使父子徒行七匝義朝墳六月至鎌倉於是賴朝大會諸將士自坐簾內而延宗盛於前舍使比企能貞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懾伏請宥死不許諷使自殺不解乃復令護送西還更宗盛名末國貶為讚岐權守斬之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斬平重衡于南都處大納言平時忠於流八月詔使使就義朝墓贈內大臣正二位是月賴朝奏請以同姓五人補東國諸守特詔任義經伊

大內惟義為相模守

足利義非為上總守

加賀美遠光為信濃守

安田義實為越後守

義經官衛京師取盥不釋

終賴朝盥不釋也

景時諧義經

上總介廣常一條次郎忠賴

大納言時忠

豫守兼院既別當宿衛京師初賴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烙盥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盥不釋神色自若賴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提俸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諮事景時怒屬範賴畠山重忠初隸範賴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怒寢譖之於賴朝賴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賴皆以驕傲見誅殺聞義經亦負功自專也稍惡之景時又爭逆櫓議相啣益甚壇浦之役請為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諍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閒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讒之平時忠為平氏疏屬其從西奔竊贊謀

鎌倉百方讒之

平時忠為平氏疏屬

其從西奔竊贊謀



其子  
中將時實

男即賴家

骨肉範圍  
義經等

腰越在相模  
義經自許

岐坂指鶴越  
大海指發渡部之  
時

畫及其就。搗有薄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義經乃還其篋。賴朝聞而惡之。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賴朝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許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夷國賊。下雪家恥。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泣爾。將永違恩顏。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為分疏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為氓隸。所役未嘗一日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岐坂。或凌風大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仲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尉。榮顯

映映情不滿足也  
十郎藏人行家  
源太景季

誰為我擊九郎者

不負我知指因取  
盜不釋知其罪重  
翔猶猶仿伴也

娶時忠女

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而威猶不齊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義經快怏。而西賴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時行家匿京師。義經潛相往來。賴朝遣梶原景季命義經討行家。且訓之。義經稱病。間日乃見景季。景季反言其病羸狀。景時曰。兩日間廢寢食。以裝病焉。爾賴朝乃召諸將。言曰。誰為我擊九郎者。九郎亦不負我知耳。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為五位尉。車服華侈。翱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孫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娶平虜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為我擊九郎者。眾莫敢答。賴朝不懌。乃命景時。景時辭曰。

燕生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十一

土佐坊昌俊

義經詰昌俊

東大興福西大元  
興大安樂師法座  
謂之七大寺

磯禪師女靜

徐方九軌曰達  
距躡行遠也

判官素惡於臣。臣往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之。乃命昌俊。昌俊者南都僧也。因事在鎌倉。以勇健見親。近於是授計而西至京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之。對曰。臣此行詣七大寺。欲畢事。然後謁耳。義經笑曰。否。否。得非以二位旨圖我乎。吾今欲囚汝。顧恐人謂吾為怯也。且汝兄氏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獻誓書歸舍。義經所幸舞姬曰靜。闕昌俊謂義經曰。彼將去。四顧第中而注目於腕。恐有異志。義經不為意。及昏。又告曰。大連塵起。人行距躡。不可不虞也。使二童往詔昌俊舍。久之不還。又使婢婢走還曰。童駢死于門。門內鞍馬可五十匹。士擐甲將騎馬。夜既

蝟獸名。備身有刺如粟房

我面即二位面

兼實不肯宣旨討賴

右大臣兼實後櫻  
政  
安達新三郎  
問問謀也

兼實不

三鼓第外大譟。直于第者僅七人。靜急取甲被義經。義經令開門騎而突出。呼曰。在今日誰敢圖義經者。昌俊與兒玉黨六十餘騎散而亂射。義經從士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終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箭蝟集於胃。而在。簾者三奏變。而還。昌俊馳鞍馬。山僧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誚其背誓。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即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也。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義經行家遂迫請討賴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法皇遂許之。義經僕安達清經常為賴朝問義經。於是走

兼實不

兼實不

兼實不

兼實不

小山下野判官

二兇指義經行家

右衛門尉青綱  
義經奔竄西海  
鈴鹿山在伊勢

賴朝許免不已

廣元建策

報之鎌倉賴朝方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畢禮而歸  
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乃戒諸將束裝曰且日將發小  
山朝政以下五十餘人請即夜發乃以為先鋒命之曰  
及我未至誅彼二兇後五日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  
途義經聞之詣法皇請勅關西兵援已法皇許之補義  
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十一月三日義經與行家  
及女婿源有綱等俱奔竄西海不知所往伊勢義盛與  
義經訣歸伊勢護守護首藤經俊敗匿鈴鹿山經俊攻  
殺之賴朝至黃瀬河聞義經既奔乃還鎌倉以朝廷宜  
討已許免不已法皇乃急宣諸州索義經未獲也平氏  
餘黨又竄匿所在天下騷然賴朝患之大江廣元建策

帥府指鎌倉

國司國務守地頭  
莊園郡縣也  
其主運送在莊園  
生殺權在莊園  
課兵食  
四道山陰山陽南  
海西海也  
三十六國總追捕使

亂人謂義經等

置議奏官

置議奏官

曰方今大亂初平關東倚安帥府而奸豪伏匿於諸道  
隨起隨討輒發東兵則勞費不量民苦誅求為今計者  
莫若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  
而定也賴朝大悅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因奏請之且  
請課畿內及西南四道每段五升以充兵食朝議從之  
賴朝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為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  
稱賴朝曰三十六國總追捕使賴朝素聞兼實賢且德  
其爭院宜也貽之書曰賴朝當平賊之熾孤身舉義得  
至奏功而不敢自專今亂人乃挾命恃柄敢規非分賴  
朝特恐禍亂之端復自是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  
為天下定亂焉耳因奏請置議奏官十人撰公卿充焉

二年

義實攝政  
朝章朝廷法度也

面非忠  
右近將監時定

天野藤内

九國謂相模武藏  
伊豆駿河上總下  
總信濃越後豐後  
備前備後  
通租去年以住未  
納租  
三年  
中實六部大丞

下河邊庄司  
吉田中納言經房

盜賊悉平

四年

五年

修大内

本請討藤原氏

大物浦在攝津

颶海中大風

吉野多武峯上津

川在大和

河越重賴女

義經為道士裝奔陸

與

資財也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十八

按治公卿以下豫東討宜者二年春兼實遂為攝政四月賴朝又貽書議奏官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面從非忠也時北條時定代時政護京師獲行家于和泉有綱于大和斬之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為筑紫奉行聞行家義經黨與竄鬼界島擊平之先是賴朝奏以比年軍興民不任農蠲其管内九國埔租遂薄其正稅而諸國準之是歲又發倉賑相模窮民三年春遣中原親能大江廣元等修開院殿時輩下多強盜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之寓書於藤原經房稱鎮壓亂賊莫若二人二人至京師盜賊悉

法皇之御所去四月瑞也

平四年六月造六條殿五年正月敘正二位三月修大内七月奏請討陸奥藤原氏以其舍義顯也義顯即義經別籍改名義經之出京師也上舟于大物浦遇颶與行家相失匿吉野五日山僧羣聚捕之佐藤忠信曰臣兄既授命於屋島臣今亦將代君死乃伴稱義經亂射義經得間逃至多武峯又徙十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而發覺與吏卒鬪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為道士裝由北陸道奔陸奥初義經姬靜從匿吉野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為山僧獲致於北條時政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姪留之夫人政子

源氏本紀

日本外史

卷之三

十九

引猶釋也

工藤左衛門

靜姬離別曲

梶原三郎

賜歌舞者利物曰

錦纏頭

景茂挑靜姬

安達新三郎

次郎恭衛陸奧出羽押領使

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  
靜命舞垂簾觀焉靜固辭強之再三乃起上場工藤祐  
經槌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整衣而進唱離別曲又  
作歌言慕義經意衆皆垂泣賴朝變色曰賤婢不肯頌  
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  
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時李子也醉挑靜靜  
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公親弟哉汝乃公  
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識我面得乎景  
茂大慚已而分身生男安達清經受命奪而收之靜見  
放還政子厚賜遣之初賴朝聞藤原秀衡舍義經奏劾  
其納亂人院宣讓秀衡秀衡陳謝尋病卒遺言子泰衡

奏請伐泰衡

衣川義經之所館

鷲尾三郎經春

浮圖佛塔也

檢義經首

大庭大郎

討家人何須勅允

三善大夫屬

燕注標記

等舉二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有院宣使泰衡圖義經  
泰衡疑惑是歲二月賴朝奏曰泰衡庇反者罪與反同  
臣請奉王命伐之因大徵兵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  
辨慶經春等奮戰死義經手刃妻子而自殺五月泰衡  
乃使使齎義經首來獻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屠使使  
止之於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  
梶原景時檢之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賴朝不復推  
究遂奏泰衡負險阻化不速奉勅不可不伐朝議未許  
而徵兵稍聚賴朝諮之大庭景能景能曰大將臨事不  
顧君命且泰衡先世為君家人君討其罪何須勅允聚  
兵徒費毋為也賴朝從之使景能及三善康信等留守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一

八田右衛門尉  
比企藤四郎  
宇佐美三郎左衛門

多古蓋古多之誤  
下野有古多橋  
下野大掾政光  
無雙勇士  
熊谷小次郎

下野判官朝政  
七郎朝光  
鞭楯厚程並在陸  
奧

西木戸太郎國衡  
金剛別當  
遇隈在陸奧  
瀧瀧蓄水也

鎌倉分為三軍常陸下總兵自東海道進千葉常胤八  
田知家將之武藏上野兵自北陸道進比企能員宇佐  
美實政將之賴朝自將中軍以畠山重忠為先鋒自東  
山道直入陸奧次于多古小山政光迎犒之入謁見一  
甲士侍問其名賴朝曰此本朝無雙勇士熊谷直家者  
也政光曰此輩單進與臣等異故易成名耳士赴君難  
何有彼此顧其子朝政朝光曰汝等亦單進八月賴朝  
進至白河關泰衡軍于鞭楯而城厚檜山北使廢兄國  
衡將精兵二萬守之國衡將金剛秀綱以數千人為先  
鋒山下穿大濠引遇隈河瀧之賴朝令重忠赴攻發卒  
填濠朝光提軍與加藤景康等進擊重忠繼進大破之

平六義村後駿河  
守  
次郎兵衛清重  
宇都宮左衛門朝  
綱

膊音純股骨也  
大串次郎重親  
泰衡道  
信夫庄司元治

物見里誰母城津  
雲橋平泉栗原三  
迫陣岡並在陸奧

秀綱退合於國衡日既暮賴朝令軍中明日攻城王浦  
義村萬西清重先登斃數十人且日賴朝親進攻城甚  
固國衡善拒朝政朝光以下皆殊死戰呼聲動地積鏃  
成堆朝光與族朝綱豫遣死士七人自城後冒險入大  
呼而射城兵謂大兵夾擊則大亂國衡潰圍北走和田  
義盛張弓追之國衡亦回馬射義盛先發中其左膊國  
衡傷走重忠部將大串某追斬之朝光亦追獲秀綱泰  
衡聞敗而遁賴朝進至國府東海道軍斬敵將佐藤元  
治以下十八輩而來會賴朝未詳泰衡所在使朝政等  
攻物見岡而自圍誰母城城兵皆降乃出令曰我軍至  
津雲橋則敵避之平泉以死守之先鋒諸將勿貪功輕

平泉

平泉

平泉

平泉

野田村記

泰衡允降  
念珠關在出羽  
田河太郎

贊國川並在陸奥  
斬河田二郎  
鳥泰衡而宣旨至

比公太郎俊衡

兄豐前介攝實俊  
弟藤五實昌  
知戶口陌塞  
陌塞限也復除穢  
役也齊賜予也聽  
聽事之堂也古用

進傷我一士遂以諸軍進連破栗原三迫諸寨遂至平  
泉泰衡已火城遁使使乞降不許九月進軍陣岡北陸  
軍度念珠關斬敵將田河行文等而來會兵總三十萬  
騎白旗蔽空泰衡奔蝦夷至誓柵其將河田二郎襲殺  
泰衡持其首來降賴朝諫讓之曰泰衡在吾掌中何須  
若力哉若忘恩規利大逆無道乃斬之命梟泰衡首而  
宣旨適至乃進至蔚川泰衡族俊衡以下悉出降賴朝  
出鎌倉四十餘日而平陸奥出羽乃索其版籍皆雁兵  
發既聞實俊實昌者諸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  
其戶口陌塞復流民齊老人放伴囚禁鹵掠取糧於上  
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聽曰國法一切

聽字俊世如  
國法仍舊  
奏捷謝擅伐  
貸假也予也  
解賞賑民

間田無統之田

大河次郎

清水冠者義高  
建久元年

由利中八  
橘次公成

謬誤世  
義兼初稱陸奥新  
判官

脅從被脅迫而從  
者

點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二二

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釐州事使使奏  
捷謝其擅伐簿上將士功請分予二州地十月還鎌倉  
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遣大江廣元辭之請賑貸陸  
奥窮民十二月法皇封賴朝以伊豆相摸促朝京師先  
是出羽留守檢邑將廢間田賴朝禁止之以安人心已  
而泰衡舊臣大河兼任在出羽聚數千人詐稱源義經  
木曾義高建久元年正月轉入陸奥由利維平逆戰死  
之清重上變使者謬報曰由利維平走橘公成死賴朝  
曰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乃令上總介足  
利義兼與千葉常胤比企能員將兵伐之小山朝光以  
下邑陸奥者道會之相摸以西具兵待命脅從降者勿

建久  
後鳥羽

外濱堯味山龜山  
並在陸奥  
兼任之亂平

二月義兼等與兼任戰于栗原大敗之兼任卻阻衣  
川陣義兼等亂流又大敗之清重率州兵來會兼任逃  
之外濱壘于兜昧山義兼等圍而麀之兼任脫走踰龜  
山為樵夫斧殺賴朝責出羽留守失政罰甲二百賴朝  
以天下全定乃議入朝重忠為前隊常胤殿之十月發  
鎌倉由海道入朝途過內海謁義朝墓至青塚召女延  
壽先是延壽聞賴朝起返致其所託刀截鬚於是相見  
道舊故十一月入京師居六波羅先謁法皇即日朝帝  
帝直授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衛大將法皇待之甚厚每  
入見漏數刻不許出十二月辭兩職賜大功田百町薦  
功臣十人拜衛府官使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而辭歸

二年

政所

三年

法皇崩

拜征夷大將軍

蜀義明死于衣笠

四年

那須野在下野

獵富士野

曾我十郎祐成

五郎時政

曾我二孤復仇

工藤左衛門尉

河津三郎祐泰

燕生標記

鎌倉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二年正月改公  
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二月修法住寺殿冬  
法皇弗豫賴朝齋戒禱祈焉三年三月遂崩賴朝因大  
張法會施浴於民一百日七月天皇詔以賴朝為征夷  
大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賴朝曰吾為武臣敢坐受  
王命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  
死義以榮之也四年正月定將七座次四月獵那須  
野五月大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獵罷將還伊藤  
祐成者與弟時致夜入工藤祐經舍斫殺之會雷雨士  
卒出鬪多死者遂斬祐成時致犯幕被捕旦日賴朝親  
詰之蓋祐成父祐泰嘗為祐經所殺奪其曾我莊故復



黑江秋言

祐經于大坊丸

年貢ツカシテ  
料トス

九郎之貳舞

言汝亦次九郎謀  
叛者等諸舞者也

當麻太郎

仇也。賴朝問何犯吾幕曰。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  
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賴朝壯之。思宥其死。祐經子  
哀訴。乃處斬復。曾我莊祖以弔二孤。二孤之變。鎌倉訛  
傳。賴朝遭害。夫人駭悲。賴朝曰。安之。賴朝在焉。賴朝聞  
而惡之。初。義經負功專恣。而賴朝每事稟賴朝。及義經  
及令。賴朝討之。固辭不許。將發。入見。賴朝曰。汝亦為小  
郎之貳舞者。賴朝大懼。不敢發。獻誓書千通。至是。又獻  
焉。就大江廣元謝。失言。賴朝見其誓書。署原。賴朝曰。稱  
姓濫也。使者辭之。不釋。賴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呼。  
衛士結城朝光發床。獲一人。乃賴朝力臣當麻也。曰。臣  
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八月。遂

狩野小宗茂

範賴自殺

五年

遂江守義定

越後守義資

六年

落東大寺

武藏守義信

凡守國者當則義信

七年

知忠中納言知盛

次子  
中納言能保

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其羣臣相聚據濱館。  
遣兵夷之。梶原景時勸殺範賴。以其手兵五百襲之。範  
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五年八月。安田義定亦被殺。  
義定子義資嘗挑賴朝侍女。為景時所發。處斬。義定坐  
免憤。恐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六年三月。賴朝與政子  
賴家赴南都落東大寺。寺嘗為平氏所燒。夷法皇修之。  
賴朝為給其資。令僧文覺司役。慶以馬千匹。遂朝京師。  
踰月而歸。時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百姓使之。賴朝揭  
其廳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八月。令東國地頭有匿奸  
盜者。皆奪其職。以予捕獲者。七年六月。平知忠者聚兵  
京師。謀襲賴朝。妹夫藤原能保能保初請賴朝。延後藤

熱生標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四

左衛門尉基清  
平氏餘黨悉平

八年  
九年  
相模川今馬入

賴朝薨  
明年川上

正治

正治元年

賴家

時政執政

狎臣五人

小笠原彌太郎

比企三郎

和田三郎

中野五郎

細野三郎

俊政也

千幡

基清自衛於是基清攻殺知忠平氏餘黨於是悉平八年十二月賴家叙從五位上為右近衛權少將九年十月二月賴朝親臨落之歸墮馬疾作明年正月遂薨年五十三賴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乃歿詔以賴家為右近衛權中將總天下守護地頭是歲正治元年也賴家年十八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家親聽訟獨與其狎臣五人游處寢淫縱母政子驟戒之不悛時政如不聞知也賴家有弟曰千幡為賴朝所愛嘗置之懷中召宗族諸將囑之小山朝光與焉及賴朝薨朝光欲為削髮以有遺託未果一日衆言其意揮原景時讒之於賴

駿河前司義村

安達藤九郎

一宮在相摸  
無何未多時也

武田右兵衛尉

太郎信義

二年  
衆快景時見殺

孤崎在駿河

吉香小次郎

久下權守

吉香即毛利記

即左衛門尉

家曰朝光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恐有異志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澄子也固善朝光乃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以下六十六人俱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上焉廣元欲其和解不敢上義盛從廣元廣元以實對義盛責之乃上賴家以其疏示景時景時奔其邑一宮無何潛還鎌倉賴家命義盛等逐之殺其弟景時據邑聚兵欲權武田有義為將軍約至京師舉關西兵有義者信義子也二年正月景時舉族西奔賴家遣兵追之景時至孤崎為土豪吉香其所鑿殺衆快之景時終賴朝世信寵不衰建久中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而訟直實口訥不能辯怒曰景時黨直光臣無所

吉香某  
毛利記  
安達藤九郎  
百景時  
即左衛門尉

照注原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二十一

建仁

建仁元年  
城四郎

謀長茂

小太郎資盛

佐木三郎左衛門尉

鳥坂左衛門後

小三郎盛季

板額

淺利與一義遠

征夷大將軍

望矣走出拔刀斷髮西奔京師賴朝使人遮止之而不  
 問景時義盛有疾景時借其士所別當而遂不還焉至  
 是義盛乃得復職建仁元年正月越後人城長茂作亂  
 於京師襲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不在其兵拒卻之  
 賊圍上皇宮請討賴家宣不許奔匿吉野賴家下令急  
 索二月獲而誅之長茂姪資盛據鳥坂反賴家命佐佐  
 木盛綱伐之盛綱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蒙而發三  
 日至鳥坂其子盛季先登資盛逃亡其姑曰板額醜而  
 多力善射遂被虜送到鎌倉淺利義遠請娶之賴家問  
 其意對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賴家笑而聽之賴  
 家累遷是歲七月終襲征夷大將軍叙從二位五月有

是時盛  
綱上野  
破部  
御家

義朝七男阿野去  
橋

阿野在遠江

伊豆守信光

八田右衛門尉

時政專政

傳職割地

比企藤四郎判官

其女稱若狹局有

竈於賴家

臥內寢室也

託修禪寺

時政殺能員

比企小四郎

江間四郎義時稱

相模守

時政

告叔父全成在阿野謀反使武田信光捕放之常陸尋  
 命八田知家殺之當是時幕政無大小皆決於時政其  
 族黨半於一府賴家受制心不能平八月賴家有疾政  
 子與時政議令傳總守護于其長子一幡而割關西三  
 十八州地頭以予一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因其女謂  
 賴家曰近日之議分權起爭不便莫大焉賴家亦憤此  
 條氏所為密召能員於臥內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  
 之使人馳告於時政時政與其黨謀之伏甲而託事召  
 能員能員子弟皆曰母往即往以兵自備能員曰是故  
 費也彼何有他意遂往甲起殺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  
 宗員宗貞舉族奉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長子義時率

比企氏之出

時政

卷之三

御所一幡之住居

殺一幡

仁田四郎  
修禪寺在伊豆

明年  
殺賴家  
經之者大索也

公曉十書

十幡襲職賜名實朝

諸將攻之。宋負等奮擊卻之。畠山重忠選兵疾攻宋負。力盡焚第自殺。遂悉夷其族并殺十幡。諸與能貞親善者皆見誅。竄賴家病間。聞變大恨。怒時政歸罪於仁田忠常。殺之。忠常及能貞者也。既而宣言賴家與忠常圖已。遂迫賴家削髮幽之。修禪寺以十幡代之。賴家幽囚無膠。寄書於母與弟。請得故。近臣數人侍已。不答。遣三浦義村視察之。禁其通書。明年七月。時政遣人圖之。憚賴家矯捷。候其浴圍之。飛經約首以殺之。年二十三。子十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疎子使十幡養之。遂為僧。曰公曉。次者曰十壽丸。為中務丞。其所養十幡十二歲而立。詔叙從五位下。襲征夷大將軍。賜名實朝。居北

元久

平賀右衛門尉  
元久元年  
則部經俊

三郎基度  
四郎盛時

時政偏愛朝雅

式部丞時房  
六郎重保

重忠戰死  
邑武藏官石  
推毛三郎  
榛谷四郎

重忠戰死

條氏第。下令安撫諸將。徵誓於京畿。西國將士遠武藏。守平賀朝雅。率關西地頭。監護京師。元久元年三月。伊賀伊勢盜起。伊賀守護首藤經俊逃走。實朝令朝雅討之。獲盜魁平基度。平盛時乃奪經俊職。授於朝雅。朝雅義信子也。與畠山重忠皆娶時政女。而朝雅所娶其後妻收氏出也。以故時政偏愛朝雅。寢惡重忠。終欲殺之。誣以謀反。令二子表時時房攻殺重忠。子重保其第。時重忠在其邑。時政遣人給告。鎌倉有難。宜赴援。重忠即從。百餘騎而發。中途望見大兵蔽野而來。始知其實。部下交勸其據邑聚兵。重忠不肯。曰。吾不欲梶原景時之苟免而貽譏也。奮戰中。箭死。重忠族推毛重成。榛谷重

重忠戰死

重忠戰死

重忠戰死

重忠忠厚

時政謀逆

義時誅朝雅

實朝傳

安達彌九郎

敢判官知康為木  
曾我仲所厚者  
實朝優柔

侵取分外謂多取  
制外之租賦  
辨甄別也恩恩澤  
也勲勲功也

建保元年  
親衛起兵  
泉小次郎  
和田左衛門尉義

盛  
四郎義直  
五郎義重  
平太胤長

順德  
建保

朝等同日皆斬重成初媚時政構陷重忠而終為時政

所殺北條氏忌重忠日久重忠勇而有眾從賴朝常為

軍鋒而性忠厚不與人爭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

事而為北條氏所陷天下寃之七月分畀山氏邑以賞

將士實朝在時政第時政終謀弑實朝立朝雅因聚兵

事覺閏月政子遣諸將遷實朝於義時宅兵皆從歸焉

義時終徙時政夫妻於北條里令京師將士誅殺朝雅

當是時諸豪傑上葉常亂土肥實平等皆死佐佐木

賴朝救之白奉平芳之為定蓋子經之救州守護府事而實

朝仰其成實朝性喜文事師文章博士源仲章學和歌

了中納言藤原定家而武技不及賴家然賴家荒淫至

奪安達景盛妾欲殺景盛賴朝召呼諸將不敢名之賴

家輒名之平知康等以技藝進負寵凌人將士憤怨實

朝為人優柔為將士所愛初年令將士各獻賴朝所下

文書爾時所授地頭不輒褫職自賴朝賴家之世數禁

守護地頭干與吏務侵取分外至是又徵其下文辨恩

勲之殊使結番追捕遣使者行管内問吏民寃枉然政

權在於義時實朝日夜與文士飲宴耽溺歌詠不問外

事義時益專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衡奉故賴家子十

壽九起兵討義時使僧安念說諸將諸將多應者義盛

二子義直義重姪胤長等與焉次至千葉成胤胤不

肯執安念送之義時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

○安達彌九郎  
○建保元年七月  
○實朝傳  
○義時誅朝雅  
○時政謀逆  
○重忠忠厚

實朝傳

義時誅朝雅

時政謀逆

重忠忠厚

千葉介  
共衛村行親  
安藤兵衛  
六孫王經基  
下野守滿快

義時欲激義盛而除  
胤長住荏柄

鞫之得狀遣兵執親衛親衛姓源經基子滿快之遠孫  
也有勇力殺吏卒數十人而逃十壽削髮匿京師義直  
等就虜是時義盛在上總馳歸面謁請購二子義盛為  
實朝所親信特受命與結城朝光並統衛兵於是聽其  
請義盛大喜而出旦日以其族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  
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素忌其強宗欲激而除之  
命行親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之吏放陸奧義盛  
慚忿塞門不出胤長弟在便地多欲得之者義盛請實  
朝遣人守焉義時請而奪之遂守者割與行親忠家義  
盛大怒遂欲滅北條氏日夜會宗黨謀之謀泄幕府使  
者來問之義盛陳謝無他使者微見其子弟鬪兵仗還

故將軍指賴朝

平九郎胤義

朝夷三郎義秀  
足利三郎  
土屋大學助  
古郡左衛門

橫山右馬允

將軍令  
曰教

報有令徵兵更遣使者謂義盛義盛乃對曰老夫受故  
將軍殊恩豈敢謀反獨兒輩憤義時專恣欲往問狀老  
夫諭之而不聽也遂以百五十騎分為三隊分攻義時  
廣元第而急赴幕府欲取實朝其族平浦義村與弟胤  
義約守北門而意中變走告義時義時與廣元自北門  
入義盛隨圍之三子義秀排門而入所向皆破與足利  
義氏遇攬其甲袖義氏鞭馬踰壕袖斷義秀與土屋義  
清古郡保忠俱奮擊一府中皆辟易有縱火者烟焰滿  
天義時廣元挾實朝避之法華堂接戰一晝夜黎明義  
盛兵疲退軍前濱會橫山時兼舉族來援得三千騎軍  
復振近國兵聞變來聚義時召之疑而不至請實朝教

兼主栗已

七子  
常盛義氏  
義直義重  
義信義盛  
義周

義盛見殺七子皆死  
江戶左衛門尉  
二年  
建保

六年

戒滿盈

書示之乃至既而義直戰死義盛泣而氣沮終為江戶  
能範所射殺七子皆死義秀以五百人航海而逃義時  
分和田氏邑以賞將士二年六月旱實朝齋戒誦經既  
而雨減東國租稅十一月義盛遣臣奉十壽聚兵京師  
事覺大江氏卒攻殺之十二月實朝命僧修法會曰疇  
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為修其冥福也先是實朝  
已累叙正二位任權中納言六年累遷至權大納言三  
月兼右近衛大將大江廣元從容言曰將軍欲貽慶來  
裔宜戒滿盈盍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  
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涼氏正統縮於  
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舉家聲不暇慮子

順德  
承之

和卿稱實朝前生  
為宋育王山長老  
實朝欲如宋  
北條氏召公曉  
其子

怪物  
怪物至後日人始  
知其為公曉  
承久元年  
無故出淚

一髮遺物  
官內兵衛公氏

係也廣元無言而退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和實  
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  
巨船既成不可用是歲北條氏召故賴家子公曉至自  
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幽死謂實朝父仇也  
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十日時錄倉傳言幕  
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  
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于鶴岡祠卜二十  
七日戌時將出廣元進謁曰臣平生未嘗出淚今無故  
泣然臣危疑焉先大將落東大寺衷甲自備君宜做焉  
母輕舉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書  
日行禮仲章曰秉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

官內兵衛公氏

公卿指廷臣之來

會者

公曉大呼

鎌倉郡雪下坊舍  
公曉所居也  
備中阿闍梨

長尾新六

斬公曉

披髮一縷與之。晒曰：吾遺物也。公卿以下悉從。隨兵千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授劍於仲章而歸。實朝乃悉屏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內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為。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為。圍其所居。公曉提實朝首直赴備中某宅，以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以子為公曉弟子，公曉因使使問計於義村。義村給曰：將以兵迎而告義時。義時命速殺之。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義村家途，遇五人奮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義時。公

遺髮代首

曉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不得首，以所遺一髮代之。源氏正統於此而絕。

軋勢相傾也

乘而逞其綱紀之弛，而逞其繁縟之才也。封豕長蛇，譬亂人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奧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強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為國患。而廟堂不以為憂，蓋綱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龍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負任家衡等，皆荏黯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

點生票記

日本外史

卷之三

三十一



貞任等封大也  
存重也仍也

保元平治之亂

遷延淹久貌

嗷咻痛念之聲

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  
敝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  
平之亂又鬪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  
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  
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儻預睹之邪然余嘗謂  
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  
畧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  
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日以私鬪停  
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嗷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  
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子勿負  
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

廷臣抱才廣元康  
信等也

縉投也紳大帶也  
扱効於紳以記事  
謂廷臣也

源平二氏並王族  
也

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  
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  
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  
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為之用  
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逞者以輔其  
所不及而會於國家綱紀極墮之時碁布所謂素附者  
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  
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  
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錄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  
竊抱民部省簿記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  
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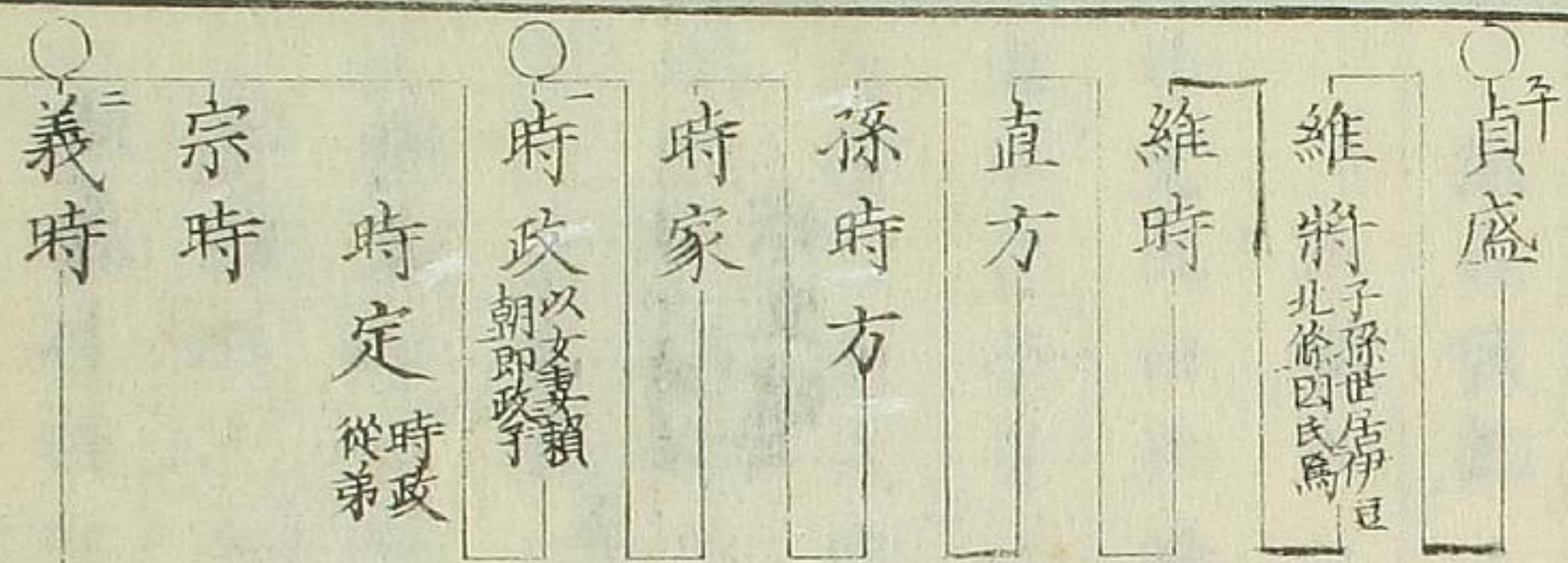
初音繪通作創初也

不得已之事謂幕府大業君臣謂天子將家也  
前漢王莽後漢曹操魏司馬懿後漢董卓皆僭踰反亂之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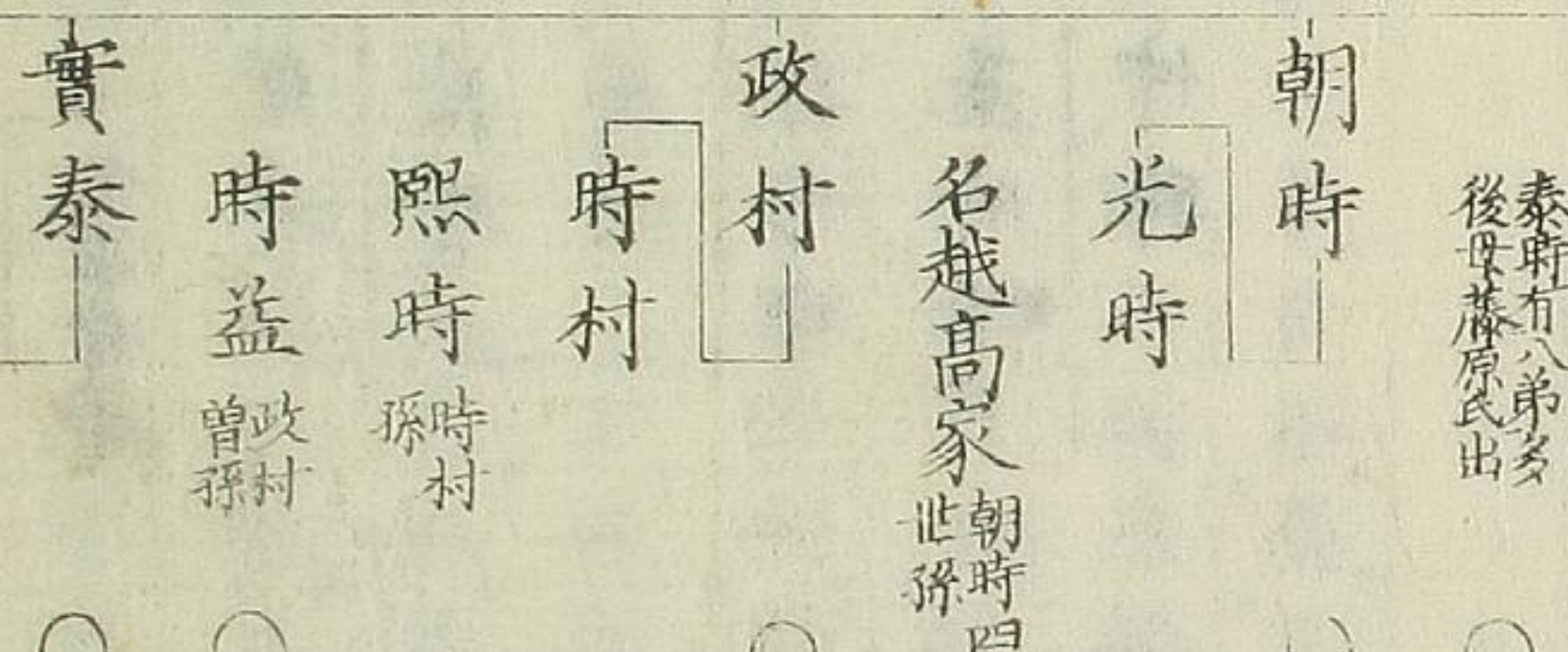
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胄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勦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為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莽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日本外史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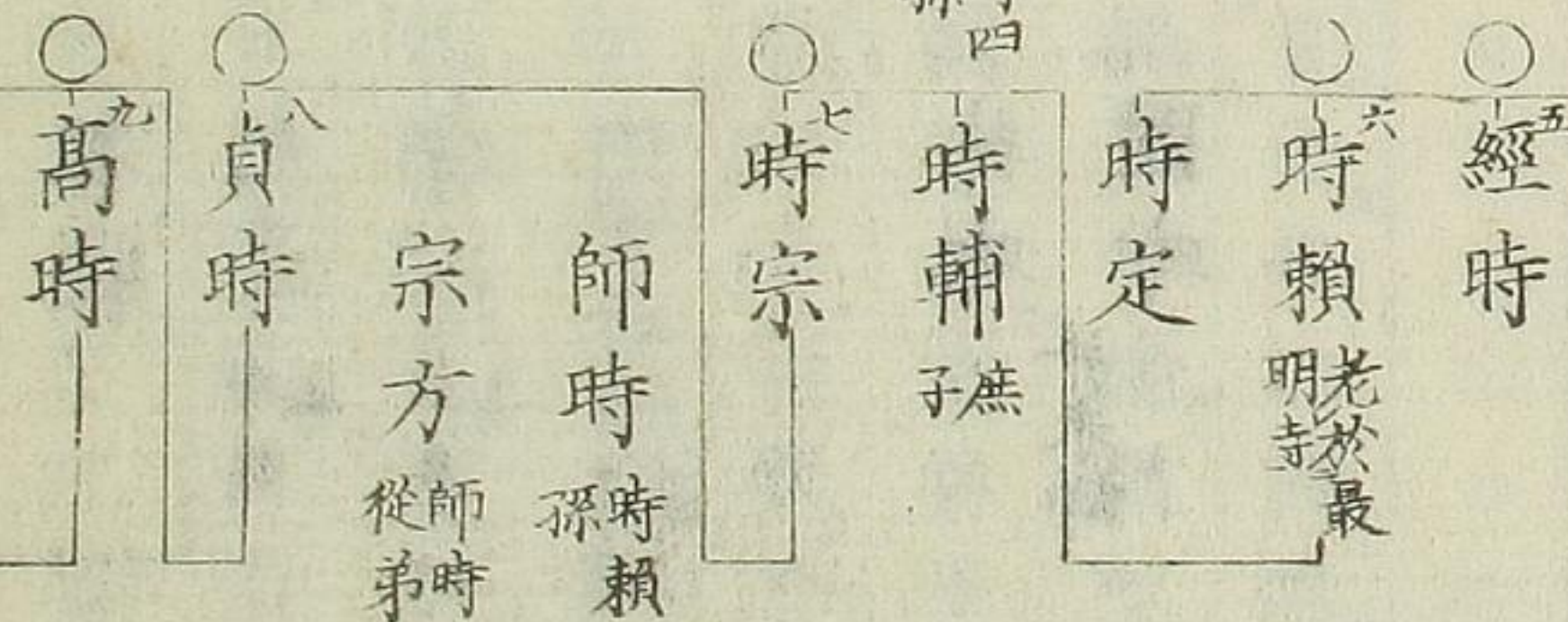
北條氏略系



○泰時



○時氏先父卒



時房

時盛

時直

大佛宣時  
淡河時治  
宗宜瑄時

非時房孫

金澤實時

重時

長時

義宗

孫守時

基時長時

仲時

泰家

邦時即萬壽

時行即龜壽

阿曾時治高時義子

英時

國時并未詳

日本外史卷四

源氏後記

北條氏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事吾不忍言之也而諸叙其事晦  
 澁不啻亦有疑於文飾者獨源親房之論頗可取信云  
 其論曰源氏以武臣掌握天下朝廷蓋不能平況其後  
 嗣既絕寡妻陪隸繼當其家欲乘此時而斃之以復舊  
 權似也雖然王綱之衰久矣賴朝奮一臂以平其亂雖  
 朝廷未復其舊而民庶息肩非有德政足以勝之則安  
 克斃之縱使克斃之民之不安天豈與之王者之師必  
 加有罪賴朝陞高官管重職皆出法皇之允裁非私竊

嘗與暢同明暢也  
 北條大納言親房  
 具平親王後也任  
 於後醍醐帝以博  
 洽聞嘗讀資治通  
 鑑有感著神皇正  
 統記  
 源氏以武臣以下  
 至獲利者也見廢  
 帝記夫以賴朝之  
 業以下至諺矣見  
 後嵯峨帝託寡妻  
 指政子陪隸指北  
 條氏似也似有理

也。北條氏以其外家久司其權未嘗失人望非有顯然之罪也。而欲遽加之誅是朝廷未為無過而北條氏又不可比之反賊獲利者也。夫以賴朝之業而猶不能過二世北條氏乃以陪臣執國命突世累葉是豈偶然哉。蓋義時非有才德過人也。泰時繼之修政立法專操正直不獨不踰已之分戒飭親族及諸將士莫敢規望高爵至其子孫能守其法不敢失墜雖其政漸衰卒至於亾而得傳之七世之久亦可謂無憾矣。大凡以保平以來之亂而不有若賴朝有若泰時則六十州之民何所底止不詳於此而特稱皇威之衰武臣之專者謬矣。外史氏曰吾讀親房之論而悲其意焉其亦出於不得

飭與救同命今也  
時政義時泰時時  
氏經時時賴時宗  
貞時高時世謂之  
北條九代然時氏  
先父而死未為執  
權時賴以弟承兄  
併為一世故止稱  
七世  
底至也

已而告君之體宜如此爾後之君子因其言而詳其事可也。蓋源氏之嗣既絕藤原賴經為征夷大將軍其子賴嗣襲職既而宗尊親王往代之傳之其子惟康久明親王又往代之傳之其子守邦而兵馬之政每在於北條氏故凡事皆不得不係之北條氏。

從五位下某守時  
家  
上野介直方  
右衛門尉陸奧守  
維時  
女嫁賴美

北條氏出於平貞盛貞盛七世之裔時政其父曰時家時家父時方養於祖父直方直方父維時維時父即貞威次子常陸介維將也維將後三世始與源氏婚子孫世居伊豆北條因氏焉北條氏以豪族世屬源氏源義朝與平清盛戰京師敗績宗黨死亡略盡義朝子賴朝被執宥死流于伊豆時政以清盛命與州人伊東祐親

伊東入道初稱二  
郎

源氏物語

江間小次郎  
賴朝依北條氏

藤九郎盛長

兼鏡買華

八牧判官兼隆

並監護之賴朝四世祖義家樹恩威於東國即直方女  
所生以故時政頗屬意於賴朝初寄伊東氏通其女生  
男女之繼母告之祐親祐親懼平氏疑已投其男於水  
嫁女於江間某遂圖賴朝賴朝逃依北條氏久之問人  
曰聞時政多女孰尤美曰長美次否否者後妻出也賴  
朝憇伊東氏欲通次女作書託僕安達盛長致焉盛長  
竊慮次女無貌賴朝情好不終徒足階禍也更作書致  
於長女前一夕次女夢鳩銜金函至覺語之其姊姊心  
動曰吾當買妹夢乃與妹以其掛鏡曰薄以償直且日  
得書遂通之情好日密女名政子時年二十一時時  
政役於京師役滿而歸路遇平兼隆兼隆清盛族人為

治承

政子出奔

思高祖直方女生  
義家也

治承四年  
後身判

高倉官以仁

時政獨知陰謀

佐々木次郎後兵  
部丞

石橋山敗走

大庭三郎  
如藤次後左衛門  
大夫

伊豆目代者時政與偕歸許以政子妻之已聞其與賴  
朝私且驚且喜而難違兼隆約則為不知嫁於兼隆其  
夜雨甚政子出奔匿伊豆山與賴朝俱居焉兼隆索之  
不得時政素器賴朝且思其高祖事至是陽怒而陰益  
厚之賴朝亦謂時政謀慮可倚深相結託治承四年以  
仁王討平氏令至賴朝先示之時政遂發東國家人家  
人至者頗多賴朝輒延之別室曰為我努力人人各自  
以為賴朝特厚已也而至其陰謀獨時政得知之八月  
時政率佐佐木定綱等八十五騎夜襲平兼隆斬之遂  
糾伊豆相模豪傑以擁賴朝據石橋山令政子居守賴  
朝與大庭景親戰而敗走時政疲而後加藤景廉狩野

源氏物語

卷四

三

五

狩野伊豆介  
源藤次  
平次實政  
三郎宗時  
平井御在伊豆

大將而死子豈生存

小四郎義時後相  
模守

彌太郎遠平  
三浦荒次郎  
獵島左安房

武田六郎信義  
一條次郎忠賴

祐茂城親家小山實政等請從焉時政揮之令從賴朝  
而自之甲斐欲發其諸源長子宗時至平井御為伊東  
氏兵所圍中箭死逮夜時政遇賴朝于杉山箱根別當  
行實素善賴朝聞其敗使弟永實來餽餉先見時政時  
政給曰大將既死矣永實曰子疑吾歟大將而死子豈  
生存者時政哂使見賴朝賴朝乃匿箱根令時政及其  
次子義時如甲斐而自走土肥使土肥遠平存問政子  
航抵獵島時政與三浦義澄等出迎賴朝賴朝曰御何  
以在此時政曰吾仰命北行而中道自度不覩君所底  
安所取信故踪君至此請自此行矣於是終抵武田一  
條諸族得二萬人助賴朝擊平氏于駿河走之賴朝還

賴朝御鎌倉府

北條公

明年

賴家為世子

大夫廣綱

宗親收氏父

大多和三郎

其邑即北條里

梶原源太  
江馬必不從

時政還鎌倉

至相模國府論功行賞以時政為首武田信義以下次  
之賴朝御鎌倉府政子助之於內而時政義時輔之於  
外諸將士目以北條公莫敢抗禮明年七月政子生男  
是為賴家立為世子北條氏以外祖益貴重陰收人心  
以自固賴朝有嬖姬託之伏見廣綱家時政妻收氏知  
之告政于政子性妬悍即使收宗親毀廣綱宅驅逐其  
姬姬走依大多和義久者賴朝聞之託事往義久宅召  
宗親罵之親截其髮時政聞而恥之不告而歸其邑賴  
朝謂梶原景季曰江馬必不從汝往視之江馬者義時  
也還報曰在賴朝召義時曰汝可託吾子孫者已而事  
釋時政還鎌倉被親信如初賴朝忌弟義經勇智謀除

源氏物語

卷四

三

文治元年

時政抗辨

舉時定自代  
兼仗時定

獲一禽何煩專使  
正治元年  
賴朝薨賴家立  
政子與政  
時政為政所別當  
兵庫頭廣元  
大夫入道康信  
掃部頭親能

之文治元年冬親將擊之京師義經奔竄賴朝途還遣  
時政以千餘騎護京師四索不獲於是賴朝意奏請  
諸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弗被允時政抗  
辨再三終被允自為七國地頭已而辭之當是時大亂  
初平京畿多事時政身當其衝事無不立辨歲餘東歸  
以詔舉從弟時定自代亦賴朝意也賴朝嘗獵富士野  
賴家甫十二射中走鹿賴朝大喜使人報之政子政子  
曰彼將家胄子獲一禽何煩專使賴朝愧之正治元年  
正月賴朝薨賴家立政子削髮為尼而與聞政事時政  
叙從五位下任遠江守為政所別當與大江廣元三善  
康信中原親能丰浦義澄八田知家和田義盛比企能

五人  
比企能元久  
和田義盛  
中野五郎  
細野三平

三浦介  
八田右衛門尉  
藤九郎入道連西  
左衛門尉遠光  
平三景時  
民部大夫行政  
三河盜謂室平重  
廣  
安達彌九郎

佐々木三郎後左  
衛門尉  
政子諭賴家

結城七郎上野介

燕住標記

員安達盛長足立遠光梶原景時藤原行政參決諸政  
餘毋得傳宣賴家有狎臣五人下教曰五人親黨有罪  
勿論七月參河盜起遣安達景盛討之景盛新貫安於  
京師殊弗欲行不得已而行歸則賴家已奪其妾絕愛  
幸之有告景盛怨望者賴家令五人討之府下大擾時  
賴朝薨纔六閱月政子急如安達氏使使謂議賴家且  
曰汝不聽我言吾以身當汝箭賴家乃止政子徵景盛  
誓書使佐佐木盛綱齎送賴家以和解之因諭賴家曰  
視汝近狀倦政忘民遠賢近佞只聲色是溺無禮於親  
戚願以留意勿及於悔賴家般樂如故已而聽梶原景  
時讒欲誅結城朝光朝光與諸將連署抗訴景時出奔

日本外史 卷四

五

建仁

謀景時

二年

賴家抹地圖

抹塗抹也。凡曰塗

長曰抹

訟者陸奧新熊野

社僧也。坊名廣野

歌足也

建仁元年

紀內所行景

廣元携蹴鞠工謁賴

家

秦時召能成諷諫

武藏守秦時

中野五郎

父祖指義時時政

旋還鎌倉時政逐之景時終奔京師令人追誅之二年  
五月有爭疆而訟者賴家視其地圖撥筆抹圖中央曰  
廣狹命也不能費案檢凡疆場之訟以此為準自不厭  
心不如毋爭建仁元年秋大風雨關東木稼不登下總  
海溢民死者千人九月蹴鞠工紀行景至自京師大江  
廣元携謁賴家賴家素好蹴鞠請上皇得行景也自是  
日學其技不復視朝義時有子曰秦時必有器局密召  
賴家狎臣中野能成謂曰蹴鞠無害於事獨不畏災異  
乎故將軍每逢天變輒止出遊是後世所當法耳子親  
臣也蓋嘗試諷之時此條告飢秦時且往視之會僧觀  
清至曰將軍聞能成語怒曰言非無理踰父祖而言何

訓新日云

上教熟云檢故二年又云檢

秦時燒券

負債負財也券契

券也

建仁

二年

建仁

三浦駿河守

使賴家遜職

比企判官

也公且稱疾歸邑侯其怒衰可也秦時曰吾聊語鄙意  
放侍臣耳豈敢諫乎即被譴怒非所避也吾有事如邑  
且日將發子莫以為避焉乃出簞笠視之遂至邑邑人  
去歲貸籽種約明稔償之而不稔也相與謀逃亡於是  
秦時召諸負債者悉燒其券曰父老安之饒使年豐吾  
不復責也乃賜酒食人給斗米皆泣拜祝曰願使君多  
子孫二年七月秦時娶三浦義村女義村義澄子也三  
年七月賴家有疾政子議使其遜職分其所管傳之同  
母弟十幡與子一幡一幡母比企能員之女也能員陰  
懷異議使其女說賴家賴家遽召能員欲圖此條義政  
子微聞之急作書使侍女齎致時政時政將赴名越第

原上集記

卷四

五



途得其書按繕思念直詣大江廣元曰能員憑恃外戚之親凌蔑衆士今又乘將軍不省事矯命圖逆宜先發誅之否乎廣元曰僕自先將軍在日獨執文墨議論至於兵事不敢與知今日之事在公之心耳時政即起未野遠景仁田忠常在從騎中至在柄前時政顧謂二人曰能員反矣子等將兵伐之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發兵宜召而誅之耳時政至第又召廣元廣元有戒心而屏從士獨從一人曰有急刺我遂往時政與之坐良久乃罷於是時政衷甲令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能員曰吾脩佛事公盍一臨因與計事能員輒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左右手伏而斬之其僕走歸比企氏族

今日之事在公之心  
野遠景仁田忠常在從騎中至  
能員反矣子等將兵伐之  
遠景曰殺一老翁何必  
發兵宜召而誅之耳  
時政至第又召廣元  
廣元有戒心而屏從士  
獨從一人曰有急刺我  
遂往時政與之坐良久  
乃罷於是時政衷甲令  
遠景忠常伏中門而遣  
能員曰吾脩佛事公盍  
一臨因與計事能員輒  
往入門二人突出捉其  
左右手伏而斬之其僕  
走歸比企氏族

斬能員

一幡燒死  
堀藤次

擁一幡據其第遣義時奉時將兵攻之比企氏繼火自殺一幡燒死賴家病聞聞之大怒使堀親家密命和由義盛仁田忠常誅時政義盛告之時政時政召忠常久之不出其馬卒怪而歸告忠常二弟危疑遂攻義時義時不在其家人防戰斬之忠常歸途聞之遂赴幕府為加藤景兼所殺政子終令賴家削髮徙于伊豆無幾何賴於是以一幡為嗣奉之於時政弟更不實賴時政與妻收氏保護之侍姊阿波局密語政子曰收氏笑籠中挾收心不可託保母之任政子以為然乃迎實朝置府中以義時弟時房掌營中事是歲時政令女婿源朝雅率關西守護往鎮京師元久元年義時為相模守二

從者從之誣也源氏部繼之修禪寺ト

一幡燒死  
堀藤次

迎實朝置府中  
五郎時房  
元久元年

雅率關西守護往鎮京師元久元年義時為相模守二

二年  
自山莊司  
武藏前司大內朝  
推  
娶坊門氏  
六郎重保

誣殺重忠父子

時政欲立朝雅  
朝

時政老

孫朝雅

年有告自山莊司及義時時房將兵擊之初重忠與朝雅皆時政婚而朝雅所娶牧氏出也以故最被親愛是歲實朝娶於京師命重忠子重保等迎之候朝雅於六波羅與飲爭禮相鬪朝雅終惡之於牧氏牧氏終與時政謀殺重忠父子誣以謀反召義時時房議擊之二子諫止時政怒而入牧氏使人謂義時曰以繼母故目吾為讒乎義時不得已從之擊殺重保遂與重忠戰于鶴峯斬之七月時政遂欲立朝雅代實朝實朝時在時政第政子遣諸將徙之於義時第時政兵率歸義時時政遽削髮老於北條年六十八後十一年卒是月義時遣兵誅朝雅以時房代為武藏守先是和田義盛求為上

建保

義盛子  
三子  
義重  
義隆  
義長

建保元年

子義直義重義胤

長  
泉小次郎

賴家子千壽丸

義盛反

平九郎胤義

水干衣如直垂而有袖指露細用精好綸製之其色不定  
次郎遂江守朝時  
朝義三郎義秀

總國司賴朝制諸士不得為國司以故不許義盛獻書因木江廣元苦請三歲不獲命乃請還前書亦不首建保元年義盛子姪黨於泉親衛者謀擁故賴家子作亂事覺義盛請宥其子得釋遂舉族抵幕府又請宥其姪姪為首謀不可釋義時縛之屬吏五月二日義盛舉兵反于浦義村以族人故黨之既而與其弟胤義自白放北條氏北條氏有宴義時方與客棋報至終局而起更被烏帽子穿水干衣以赴幕府與木江廣元奉實朝從於賴朝影堂今長子泰時將兵防之次子朝時與義盛子義秀鬪彼創義盛兵衆勝而進呼聲震天申而戰見星未已泰時督戰身先士卒黎明擊卻義盛兵自

足利上總介  
土屋大守助

義盛等敗也

時昔酒前日

泰時禁飲  
搥酒器也

泰時辭賞

義時為士所別當

長沼五郎宗政  
宗政斬重慶

阨衢路遠。利義氏追擊之。敵兵復振。義時與廣元連署。令武藏相模諸國來援。敵驍將土屋義清中流矢死。敵兵大沮。義盛以下敗死。泰時獻首虜置酒勞諸將士。謂之曰。吾不復飲酒。疇昔與宴。其明亂作。吾探甲上馬。而宿醉未醒。吾意自今禁飲。已而戰數十合。渴而索水。葛西六郎執搥進酒。我輒飲之。甚矣。吾無常操也。吾不復飲也。已而論功行賞。泰時辭賞曰。義盛無反心。獨恨臣父。爾而諸將士多為之致死。臣為父擊仇。焉可受賞。宜以賞臣者恤死事之家。弗聽。義時代義盛為士所別當。即日移書京師。鎮安將士九月故帛山重忠。李子僧重慶在日光山謀反。遣小山宗政捕之。宗政斬之。還報。

朝從謂朝見從行也

獻歌罪  
二年  
建保

後鳥羽上皇讓位  
土御門帝  
順德帝

土御門上皇  
長子母仁俊  
院源氏在位七年  
順德天皇  
諱守成  
門院源氏在位  
十一年

實朝使人言曰。重忠冤死。其胤為變。虛實未可必。汝輒斬之。何也。宗政瞋目曰。彼髮反跡已明。臣所以不生致者。恐將軍聽內謁宥之也。將軍詠歌蹴鞠廢棄。武備重。婦女輕戰士。諸沒官之邑。舉與嬖妾。故將軍之業墜矣。實朝怒。禁其朝從。無幾何得解。實朝為人優柔。耽溺歌詠。雖有罪者。獻歌則免。而軍國事一決於義時。二年冬。和田氏餘黨作亂京師。成卒擊夷之。七月。定鎌倉賈人之員當。是時。鎌倉權勢日盛。後鳥羽上皇居常憤憤。謀滅源氏。初讓位於太子。是為土御門帝。尋又使禪之以子。是為順德帝。而政常在上皇。自後白河時。置北面武士。上皇益開西面。廣徵材勇。親鑄刀劍。欲驕實朝。以斃。

上皇欲驕實朝以斃

日本外史

卷四

九

義時使廣元八言  
為後胤之地言將  
以延慶於子孫也

承久元年  
承久之亂  
義時誅公曉

承久  
承久元年  
承久之亂  
義時誅公曉

之連進其官爵實朝不覺遂求左近衛大將義時謂廣  
元曰故將軍每宜下輒辭之以為後胤之地而今將軍  
年未壯昇進太速又令家臣不朝而取官爵僕愚昧竊  
危之欲為入言而恐遭譴怒公盍言焉廣元曰僕亦思  
之故將軍每事下問今也則否故默以至今耳將軍坐  
享成業而不次榮進積殃嬰害其能免乎公有言焉僕  
敢不言遂入言實朝不聽六年遂為大將累進右大臣  
承久元年正月拜賀於鶴岡祠卒為故賴家子公曉所  
狙擊薨公曉因欲自立為將軍義時以取子令誅之初  
政子與義時俱詣熊野過京師上皇召見取子辭曰東  
鄙老尼不閑禮節則令前相國賴實妻勞之政子與語

政子請得皇子為主

二皇子雅成賴仁

義時請賴經為主

中納言能保

關白在大臣道家

尼將軍

修賴朝舊規  
太郎左衛門尉光

李  
武藏守親廣  
惡禪師全成  
冠者時元

曰實朝即無子敢請得一皇子為鎌倉主至是令諸將  
連署奏請曰願擇於上皇二皇子得戴一人上皇不許  
曰是樹二主也及實朝薨請藤原賴經初賴朝妹婿藤  
原能保以女妻攝政良經良經關白兼實子也良經生  
道家道家生賴經以故義時定議遣時房請七月至鎌  
倉甫二歲政子聽政簾內政子為人明決佐賴朝定天  
下為諸將士所畏服目曰尼將軍以其拜從二位又曰  
二位尼義時為右京權大夫兼陸奥守與廣元等令諸  
將修賴朝舊規義時妻弟伊賀光季與廣元子親廣並  
護衛京師實朝遭害之翌月故阿野全成子時元起兵  
駭河謀自立為將軍義時遣兵擊殺之賴經至鎌倉之

占正標也

卷四

九

右馬權頭賴茂

下野守賴氏

關東權勢自如  
仁科次郎

義時不奉詔  
長江倉橋並在攝津

西園寺公經

德大寺公繼  
公繼等諫上皇

日本外史 卷四

月大內守護源賴茂與子賴氏入仁壽殿縱火自殺蓋  
賴茂源賴政孫自以為源氏嫡宗因圖自立事覺破誅  
上皇謂源氏衰滅王政可復而關東權勢自如會關東  
家人仁科盛遠者挈二子詣熊野遇上皇幸焉錄其子  
為西面盛遠大喜留不東歸義時怒收其邑上皇令復  
之不奉詔上皇嬖故龜菊食長江倉橋二莊其地頭侮  
慢之上皇怒令褫其職義時對曰先右大將以三命誅  
平氏乃請置地頭以賞有功義時不敢無故褫之上皇  
積怒遂決意討義時義時素善右大將藤原公經上皇  
欲殺公經右大臣藤原公繼止之且諫曰臣聞本邦稱  
曰輩原原之大處是為關東漸西漸小以小敵大以弱

秀康誘亂義

能登守秀康

上皇使帝讓位  
便討滅關東之討

九條廢帝  
流竊馬射儀名也  
壽王冠者光緒

家定對上皇  
四郎兵衛尉家定

抗強不待時而行行以無謀臣未知其可也義仲之難  
可以鑒焉權中納言藤原光親亦切諫上皇皆弗聽使  
西面藤原秀康誘三浦胤義胤義妻初為賴家婢生一  
男義時殺之妻悲痛胤義京師不復欲東秀康於酒  
間微說之胤義奮躍應命曰臣兄義村力能擒義時上  
皇大悅五月使順德帝讓位於太子以便計議太子立  
是為九條廢帝上皇乃託城南寺流竊馬徵畿兵千七  
百人囚公經召親廣光季親廣脅從光季不至令胤義  
秀康討之光季及子光綱奮鬪而死即日。上皇詔五畿  
七道討義時召將士問曰東人黨義時者有幾胤義對  
曰不過千許人莊家定者進曰不然彼收人心有年於

九條廢帝  
仲崇天皇諱  
懷成順德亦  
二子母光季  
蘇氏在位僅  
四月

日本外史

日本外史

卷四

十一

此願為之死者不可勝計使臣等在東國亦被籠牢耳  
 上皇弗憚彌益聚兵遣善走者押松齋誥歷說東國諸  
 豪特使亂義作書以重賞啗義村義村以示義時義時  
 曰唯子意所嚮義村誓無貳心義時哂曰吾預知有此  
 事久矣因大索鎌倉獲押松牽誥燒之啟狀於政子政  
 子乃大會諸將于簾下使安達景盛傳命曰吾今日將  
 訣於諸君也先將軍被堅執銳闢草萊以創大業諸君  
 所知也今讒諛之徒誣誤人主欲傾危關東之業諸君  
 苟不忘先將軍之恩則協心戮力誅除讒人以全舊圖  
 即欲應詔西上者即今決之諸將皆感激願效力莫敢  
 異辭於是會義時宅議事義村景盛等皆曰宜阨足柄

義時燒誥

政子會諸將傳命

廣元建議

箱根以待官軍廣元曰不可守險曠日人心內變是自  
 敗之道也宜直進兵攻京師聽成敗於天耳政子從之  
 以泰時為將泰時時為武藏守待武藏兵至而發居五  
 日或議其懸軍遠進是危道也廣元曰待武藏兵非計  
 所以生此異論也遷延如此雖武藏兵不保其無變今  
 夜武州宜單身揚鞭東兵猶雲從龍已主善康信在卧  
 病政子召而諮之康信對如廣元議於是令泰時即夜  
 發程黎明泰時帥十八騎而西相模守時房前武藏守  
 及利義氏駿河守三浦義村等從之行三日得十萬騎  
 自東海道進武部丞朝時自此陸道進武田信光小笠  
 原長清等自東山道進凡從役者父行留子子行留父

三善大夫入道

泰時即夜發程

武田五郎

小笠原次郎

父行留子子行留父

源下好戰獻兒為戰

官崎左衛門尉

大井渡在美濃  
大内駿河大夫判官

山田次郎  
滿仲治部少輔

滿政

鏡小太郎  
左近守  
備夫指秀康  
若狹守泰村時稱  
次郎  
右京謂義時  
武州謂泰時  
泰時鼓行而西

行者凡十九萬。表時乃放還押松使歸。上言曰：臣無罪，被討不敢逃避。聞陛下好戰，謹獻臣長男。表時二男朝時以下十餘萬人，使之為戰。陛下觀焉，猶不厭於心。則猶有二十萬人在。臣將自將以繼之。押松走歸。白之內外失色。上皇曰：可也。東人必有乘虛誅義時者。六月朔，部署諸官軍。官崎定範、仁科盛遠等拒越中。藤原秀康、三浦胤義等部諸將為九隊拒尾張。美濃兵凡一萬七千餘人。信光長清以四萬騎亂大井渡，擊官軍將大井惟信走之。胤義欲赴援秀康，曰：吾腹背受敵，不若退守。宇治勢多，救旨如此，乃鞭馬先走。胤義以下皆從之。官軍將山田重忠、源滿政苗裔也。奮而留戰。泰時亂流而

前重忠連射斃東兵。泰時麾軍萃之，重忠敗走。官軍將鏡久綱自書名于旗，與毛利季光戰而敗。曰：恨與備夫共事，乃自殺。泰時進與信光合，義村建策分為五隊。其于泰村請曰：鶴與右京若約從武州生死，因辭。表村從泰時。泰時鼓行而西。京師震駭，衆與辛叡山山徒避辭。力不足以扞東軍，乃還分見兵二萬五千守宇治。勢多及定時，房攻勢多。山田重忠帥山徒二千截橋。力戰時房不利而卻。泰時攻宇治，前中納言源有雅參議藤原範茂等率南都僧萬人壓河而陣。時霖雨水漲，泰時欲待日而進。泰村夜提前挾河射戰，義村赴援。泰時遂以全軍從之。橋板已撤，兵緣架進。官軍矢石雨下，東兵多

古在標記

日本外史

卷四

十一

芝田橋六

春日刑部三郎

佐佐木四郎左衛門

太郎重綱

武藏太郎時代

武藏太郎左衛門  
佐佐木太郎左衛門  
門尉

死。泰時令其弟兼義試水春日貞幸佐佐木信綱等繼  
之。貞幸馬傷而溺。從者援還泰時親為炙之。乃蘇。將士  
爭渡。溺者八百。信綱先達中島。其子重綱年十五。攀父  
馬尾。泅而渡。信綱使之還。請兵泰時諾而遣之。召其子  
時氏曰。我衆將敗。汝進死之時氏以六騎渡。泰時繼之。  
泰時乃親渡。貞幸扣馬諫不聽。貞幸給之曰。釋甲而渡。  
不則沈溺。泰時下馬釋甲。貞幸乃奪馬去。不得渡。其兵  
渡者五百騎。與兼義信綱皆達。進冒官軍殺傷相當。義  
氏撤民屋縛筏以濟軍。泰時遂至前岸。武藏相模將士  
奮進大戰。有雅以下潰走。右衛門佐藤原朝俊帥八田  
知尚佐佐木氏綱等留戰死之時氏縱火而進。義村率

儒生誤我

儒生指後鳥羽上

皇

丁馬讀言

朝時火牛

市振在越後

東軍填街

佐原又太郎

熱生標記

先攻大納言藤原忠信于定破之。重忠亂義走歸。奏事  
上皇閉門不納。重忠擊門而罵曰。儒生誤我。遂走嵯峨。  
自殺。亂義遁走。泰時進至樋口河原。遇院宣使至下馬。  
使人讀之。宣曰。近日之事非出朕意。皆臣僚所為。唯汝  
論其罪。莫使兵士擾輦。下泰時乃與時房館于六波羅。  
朝時之出北陸道也。從軍四萬。官軍張弩阨寒原。塞朝  
時夜收數十牛。束薪其角。火之。驅赴官軍。官軍弩發。東  
兵乃踰寨至市振。官軍據嶮設柵。東軍騎兵渡海而步。  
兵破柵戰。彌並山。殺盛遠。走定範。進會泰時于京師。放  
是東軍填塞街衢。四出捕斬。亂義以部下據東寺。遣佐  
原原吉收之。亂義叱曰。汝非吾族人乎。與戰走之。盡亡。

日本外史

卷四

十一



木島在京城西

駿州謂我村即亂  
義之兄  
佐々木刑部

鷲尾在京城西  
彌太郎高重  
山城守廣綱

奏本首謀者

庖一作庇

其賊獨與其母于逃去欲投其妻家匿木島叢祠中遇  
所識僧勸其自裁長子先死胤義謂僧曰以我父子首  
視於我妻然後致之駿州為我告駿州曰阿兄自剪于  
足當送於意僧如其言義村送之泰時泰時聞佐々木  
經高贊上皇謀亡匿鷲尾欲宥之經高自殺其子高重  
兄子廣綱等皆死廣綱稱于當宥叔父信綱請而斬之  
泰時與時房議凡論罪從輕不復究捕遂奏求首謀者  
上皇以忠信有雅光親及中納言藤原宗行參議藤原  
作能答乃分屬之諸將時氏召所同渡六騎置酒勞之  
捷報鋪倉上下相慶初義時已遣軍日夜疑懼會雷震  
其庖義時大怖以告廣元曰吾命窮乎廣元曰君臣之

後將軍指朝

雷震吉兆

廣元論公卿斬  
准文治元年罪平  
氏黨與例也

後堀河帝  
義時廢立  
從三上皇兩親王  
兩親王謂雅成賴  
仁也  
氏在任十一年

朕安忍獨留

分邑賞功

命皆天所司今事之曲直斷在天心公何必怖也故將  
軍之捷陸奧雷震其陣此安知非吉兆哉於是捷聞果  
至廣元引文治故事論公卿斬泰時難戮之於京師七  
月令諸將押送之東國皆斬于途獨忠信以其妹嘗適  
實朝宥死流越後後泰時得光親諫疏大悔殺之云於  
是義時廢帝立高倉帝孫守貞親王之子是為後堀河  
帝遂逼上皇削髮徙之隱岐徙順德上皇于佐渡兩親  
王于但馬備前土御門上皇不與謀且諫之以故不問  
乃敕義時曰朕安忍獨留十月徙之士佐後徙于阿波  
是月獲秀康父子于南都諸所籍沒三千餘邑義時悉  
分與戰功并無所取焉而北條氏勢威滋熾泰時

後堀河帝

後堀河帝

後堀河帝

無注標謂

日本外史卷四

十五

兩六波羅  
柵尾在京城西  
治國猶治病

元仁元年

義時卒

語賴本作謔似是

宜速定議鎮人心  
藤原氏伊賀守朝  
光女

式部丞伊賀光宗

既破官軍與時房留鎮京畿四年。分居六波羅南北。號  
兩六波羅。泰時在京師。聞柵尾僧高辨名。往訪之。高辨  
語泰時曰。治國猶治病也。不究其因而藥焉。徒益病耳。  
治亂之因。在人之欲。公苟絕欲。以率之。治可幾矣。泰時  
大悅。元仁元年。大早。世以為亂逆所致也。北條氏所讓  
甚力。六月。義時病卒。泰時時房皆東歸。政子欲以泰時  
襲執權。以傳賴經。以其在服疑之。語於廣元。廣元對曰。  
宜速定議。以鎮人心。泰時有八弟。多後母。藤原氏出。泰  
時割與之。父邑自取。太少。曰。吾為執權。復何求焉。而藤  
原氏與其弟光宗謀。以其所生子中郎政村為執權。以  
其女婚。參議藤原實雅為將軍。政村之冠。三浦義村為

時房  
南居  
泰時  
北居

御塚河  
元久

第  
朝時重時  
政村時在  
實雅尚村  
有時時尚

六郎右衛門光重

太郎修理亮時氏  
時房男掃部助時  
威

大夫人藤原氏

兄弟莫逾為可嘉耳

政子夜造義村

四郎政村也

賓約為父子。於是光宗與弟光重。驟適三浦氏。府下洵  
洵。口耳相屬。人或警。泰時勸其兵備。泰時曰。置之。乃改  
禁人出入。獨許數人。給仕而已。遣時氏及從弟時盛於  
六波羅。二人曰。鎌倉可虞。泰時曰。不如京師可虞也。遂  
遣之。有婢密告泰時曰。光宗兄弟。死於大夫人之前。曰。  
莫之或逾。是必有異圖也。泰時曰。兄弟莫逾。為可嘉耳。  
已而騷擾不已。政子從一侍女。夜造義村。義村惶恐出。  
迎。政子曰。近日物議騷然。聞政村。光宗日聚首於子家。  
所謀何事。得非圖武州。義村曰。不知也。政子作色曰。何  
得曰不知也。且子挾政村以圖反乎。抑計和平也。義村  
乃誓曰。不亦無他。獨光宗微有異圖。臣當禁止之。明日。

無注標謂

日本外史

卷四

十五

義村謁泰時  
故大夫義時也

廣元論決

嘉祿元年  
廣元卒

評定引付兩職  
家令

尾藤左近  
中重也賴朝時既  
實卒也

評定  
天下之政刑  
決之也  
實十三人  
評定職之下  
司而一切接  
例後鑑三九  
載元職

貞永

貞永元年  
三善玄蕃允

立式目並衆  
羅織羅網無辜織  
成罪狀也  
武田伊豆守  
海野左衛門尉  
和田氏義成也

嘉祿  
仁治  
嘉祿二年  
仁治三年  
泰時卒

名越遠江守朝時

兄弟有難何曰小事  
建保擊和田氏承  
久攻京師

義村在謁泰時曰僕記故大夫眷遇公與中郎於僕何

擇焉所願安平是已日者光宗欲云云僕盡心諷導終  
得服從泰時顏色自若曰僕於政村固無罅隙安有所  
偏私也居十餘日府下又大擾政子終抱賴經入泰時  
第召義村及諸宿將令廣元論決送實雅歸京師流光  
宗于信濃遷藤原氏于北條廷議流實雅于越前事即  
定不問黨與嘉祿元年六月廣元卒七月政子薨泰時  
置評定引付兩職諮詢政事又置家令以平盛綱尾藤  
景綱為之中禁地頭侵攘不得與京官抗置京師舊卒  
鎌倉將士帶衛府官而不衛衛而後期者皆納直縣官  
貞永元年泰時與三善康連議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

斷與評定衆十二人誓曰吾曹為天下司直所挾偏私  
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  
竊者倍而贖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泰  
時予之或曰信光卿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胤長而  
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畏怨而不  
決何取於執權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泰時以  
示諸將終為恒例嘉祿二年泰時進從四位下仁治三  
年六月卒年六十泰時為人敦親族常推叔父時房而  
下之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  
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  
曰小事以吾親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

貞永元年

貞永元年

貞永元年

職何為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

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

之夕不敢辱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蓋上曰將

軍在時吾未得登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

功進爵恐不保終吾將祈之神也有僧說之曰建一佛

請墳下拜

也 糜潤散也 蠹猶害

子本謂本金與子

經時執權 左近大夫經時 為政在文

職何為朝時書藏於家曰世世子孫毋背武州裔也泰時不以權勢自異常與諸將更直幕府逮老不懈當直之夕不敢辱也每詣賴朝墳拜于堂下或曰蓋上曰將軍在時吾未得登豈死將軍乎其進四位也謂人曰無功進爵恐不保終吾將祈之神也有僧說之曰建一佛寺可以治安曰糜財蠹民何治安之有遂逐其僧泰時銳意求治其參政府先衆而入躬執勤儉以率將士將士貸於富家者自為償息尤貧者并償子本遇有饑歲發倉賑之或設場救濟流民及其卒天下惜之子時氏先卒時氏子經時嗣為執權泰時常愛儒人謂經時曰為政在文不可專用武斷經時長吏事世稱有祖父風

寬元 後世左出我

寬元二年 賴經讓職賴嗣 左近將監時賴

時賴執權 經時卒 越後守光時 光時欲代時賴

流光時 還賴經 龍登前日光村

光村勸泰村反

寶治元年 御深草

寶治元年 秋田城介景盛初 稱攝九郎 秋田城介義景 陸奥守泰盛初稱 九郎

點生標記

遂襲其官寬元二年將軍賴經讓職於其子賴嗣甫六歲四年經時有疾亦傳執權於弟時賴而卒故朝時子光時有寵於賴經因勸圖時賴欲自代之兵士集府下時賴遣吏卒扼衢路而以兵自衛賴經使者來不許見光時削髮謝罪流之伊豆送賴經還京師其近士三浦光村與為護兵至京師辭還嗚咽曰臣必有以報君也既歸鎌倉潛徵兵其邑勸其兄前若狹守泰村反泰村不果泰村義村子也時義村已卒泰村威權仍盛於堂最廣時賴外祖安達景盛削髮在高野寶治元年四月景盛來府下數往時賴家已而謂其子義景孫泰盛曰汝輩不目三浦氏近狀乎而頰首之也五月有榜于鶴

日本外紀

卷四

一八

障內有鐘聲  
惋駭而歎恨也

大江左近

一喫未下門外大罵

岡祠前曰泰村將被誅時賴因事寄宿三浦氏氏族悉  
集獻酒迭出更入時賴頗怪之其夜聞障內有鐘聲  
決起曰果然麾一從者徒步而歸泰村驚惋不措翌夜  
時賴使人謂三浦諸第皆蓄兵杖時賴益有戒心將士  
聞之爭至明日泰村第有匿名書曰子將被誅盍戒泰  
村曰是毒我者取而毀之使人謝時賴曰聞道路之言  
如關泰村者家僕傳聞爭來相衛即見尤怪當速散去  
之如事關他人有須衆力當率焉以奉接時賴慰諭遣  
歸大江季光妻泰村妹也來勸其兄決意及亦不果會  
時賴誓書至令速罷兵泰村大喜從之使者出其妻負  
進食泰村一喫未能下聞門外大罵安達氏兵來攻泰

時賴驚視自  
六郎時定  
掃部助實時  
陸奥六郎實泰

殿下密旨謂道家  
曾陷泰村等以滅  
此條氏代其職  
若州泰村也  
勢剝也  
先君多殺之報  
泰村等皆死

村時急防之時賴於是遣弟時定將兵援攻三浦氏  
令金澤實時守幕府實時泰時弟實泰之子也大江季  
光將往屬時賴其妻愠曰良人非士也季光乃屬泰村  
時賴令人火三浦氏北隣泰村大敗走入賴朝影堂光  
村以八十騎據永福寺以呼泰村泰村不敢往光村乃  
至堂中諸軍圍之於是三浦氏宗族列坐影前光村慷  
慨曰向從殿下密旨則我族將專軍政若州猶豫以取  
此辱引刀自務其面問曰猶可識乎遂自殺殿下謂道  
家也泰村泣曰我四世積功於幕府又以此條氏外戚  
輔佐內外乃不能免於禍邪雖然焉知非先君多殺之  
報哉何遽此條氏之歟與其族二百七十餘人皆死諸

赤橋相模守重時  
泰時之弟

建長元年  
召重時

道家暴卒蓋密旨

發覺故時賴殺之  
也然其事曖昧故

但曰暴卒

次郎左衛門又連  
佐佐木大夫判官

廢賴嗣

迎宗尊親王

政子請得皇子為  
主見上文

左近將監宣時

壺酒礮醬

度納食物閣也  
礮皿也

三浦氏妻孥皆釋之後泰村女野本尼者謀作亂被殺  
先是時賴從祖父重時鎮六波羅北方時賴欲召之泰  
村止之建長元年召至並執權時賴為相模守四年道  
家暴卒賴嗣又圖時賴遣長久連等誘諸將士佐佐木  
氏信縛送之於時賴時賴乃廢賴嗣送還京師迎後嵯  
峨帝皇子宗尊親王為鎌倉主成政子志也時賴循守  
泰時式目內外稱治而其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  
時房孫也嘗詣時賴時已深夜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  
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度觀礮有殘醬取而  
佐酒其儉薄如此其用人不拘門地嘗擢青砥藤綱藤  
綱微者也必好學師僧行印遭年早時賴聚僧施之又

三島祠在伊豆  
溺謂之洩小便也

汝亦做此條公薦事  
乎

甄明也

擢藤綱

相摸公謂時賴

買是撈錢

沒入水中取物曰  
撈

親祈于三島祠其束載之牛洩于水藤綱在傍叱曰汝  
亦做此條公薦事邪衆問其說曰方早牛而有知蓋洩  
于田今之施僧不甄其貪廉廉者寧餓不來徒飽貪者  
耳是何異牛之洩于水也時賴聞之召見共語大說之  
竟擢為引付衆有公文者與此條氏封人爭畔而訟衆  
皆畏時賴由公文獨藤綱直之公文德之欲有所報夜  
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相摸公司天下之直  
直公文乃直相摸公公宜見報是何舛也郵還其錢嘗  
夜行遺十錢於水中乃買炬照水撈之炬直五十錢或  
曰得不償失藤綱曰五十錢吾失人得十錢誰得之者  
我取六十錢以益於世不亦大得乎藤綱自儉而喜施

照注標記

脯乾肉也

神告增祿

陳吏奸狀

管子言在近而能察遠也

康元

康元元年

時賴老

長時執權

陸奧守重時

弘長

武藏守長時

弘長三年

時賴絕命偈  
佛詩曰優業宿業之業以喻己身也

文永三年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

日食一脯布衣袴褶。刀室不濛。時賴欲加之祿。曰神見夢於我。曰汝願治者。增藤綱祿。藤綱固辭。時賴曰何辭。曰神曰增藤綱祿。增之則神曰斬藤綱首。斬之乎。時賴又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奸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奸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康元元年。時賴有疾。削髮。先是時賴學禪於宋僧道隆。為造建長寺。又造最明寺。於是老於最明寺。長子時宗猶幼。以重時子長時執權。弘長三年。時賴卒。臨卒作偈曰。業鏡高懸三十七年。一槌破碎大道坦。然。蓋享年三十七也。時宗年十三。叙從五位下。任左馬權頭。外舅安達泰盛參與軍政。文永三年。將軍宗尊

松殿僧正良基

宗尊還惟康代

七年

長時卒

時宗執權

九年

式部大輔時輔

治部大輔義宗

殺時輔

小笠懸射儀名也

將軍宗尊也

業也

元主致書

尋用也

稱疾不出。僧良基入禱之。而不徵藥。府下頗有物議。兵士四至。良基出奔幕府。近臣稍稍出留侍者五人而已。宗尊竟還京師。立其子惟康代之。七年。長時卒。時宗執權。時宗庶兄時輔與長時弟義宗俱鎮六波羅。時輔居常快快。愧降於弟。九年二月。時宗令義宗擊時輔。殺之。聞其有異志也。時宗為人強毅。不撓。幼善射。弘長中大射於極樂寺第。將軍欲觀。小笠懸顧命諸士無敢應者。時賴曰。太郎能之。太郎時宗幼字也。召而上場。時年十一。跨馬出一發。而中萬衆。齊呼。時賴曰。此兒必任負荷。當是時。宋氏為胡元所滅。諸隣國皆服於元。獨我邦不通使聘。元主忽必烈令韓人致書於我。曰。不服則尋兵。

此兒必任負荷

任負荷謂能續父

業也

元主致書

尋用也

十一年 元兵來攻二島 右馬允助國

後宇多天皇 諱世仁龜山 木子西京極 院藤原在任 十三年

建治元年

斬元使

實政為鎮西探題

築水城 築大堤貯水曰水

弘安二年

朝廷欲答之。下鎌倉議。時宗以其書辭無禮。執為不可。元主復遣使者趙良弼來。時宗令太宰府逐之。凡元使至前後六反。皆拒不納。十一年十月。元兵可一萬來攻對馬。地頭宗助國死之。轉至壹岐。守護代平景隆死之。事報六波羅。令鎮西諸將赴拒。少貳景資力戰射殪。虜將劉復亨虜兵亂奔。而元主必欲遂初志。後宇多天皇。建治元年。元使者杜世忠何文著等九輩至長門。留不去。欲必得我報。時宗致之鎌倉。斬于龍口。以上總介北條實政為鎮西探題。遣東兵衛京師。西兵衛者悉從實政。益築大宰府水城。省冗費。充兵備。弘安二年。元使周福等復至宰府。復斬之。元主聞。我再誅使者。則憤恚大

明蒙古韓三韓也 元大舉入寇 四年

志賀島鷹島並在 筑前西海中 河野對馬守

宇津宮下總守

慶元兵

七年 時宗卒 貞時執權 父官爵從五位下

發舟師合漢胡韓兵凡十餘萬人。以范文虎將之入寇。四年七月。抵水城。舳艫相銜。實政將草野七郎潛以兵艦二艘。邀擊于志賀島。斬首虜二十餘級。虜列大艦鐵鎖聯之。鼓弩其上。我兵不得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其左肘。通有益前仆。檣架虜艦。登之。擒虜將王冠者。安達次郎大友藏人。踵進。虜終不能上岸。收據鷹島。時宗遣宇津宮貞綱將兵援實政。未到。閏月。大風雷。虜艦敗壞。以貳景資等因奮擊。虜兵伏死。蔽海。海可步而行。虜兵十萬。脫歸者纔三人。元不復窺我邊。時宗之力也。七年。時宗卒。子貞時甫十四。繼執權。襲父官爵。安達泰盛以外祖益專太宰府之梗。其子弟與有力焉。威望日盛。

三人 千箇 莫青 吳萬五

點生標記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一



正應

永仁

正安

左馬權頭後相模守  
 秋田城介陸奥守  
 素盛  
 內管領  
 左衛門賴綱  
 左衛門尉宗景  
 曾祖指景盛  
 妻滅安達氏  
 為往者安達景盛  
 等構陷三浦泰村  
 等遂滅之之報也  
 正應二年  
 將軍被流京師  
 倒載倒卸茂重也  
 久明為將軍  
 永仁元年  
 長門探題  
 四年  
 詔誘也  
 正安三年  
 吉見孫太郎

與內管領平賴綱爭權內管領即家令也。泰盛子宗景。性狂易謂其曾祖實賴朝子也。遂改姓源氏。賴綱因譖之曰。彼更姓。冀為將軍也。十一月。貞時發兵。夷滅安達氏。人以為三浦氏之報也。賴綱獨執政。後賴綱亦圖反。其長子宗綱告之。貞時誅賴綱。流宗綱。正應二年九月。府下騷擾。貞時廢惟康。倒載之輿。送還京師。東人曰。將軍被流京師也。乃請後深草帝。三子久明為將軍。永仁元年。置長門探題。四年。僧良基。詔故源範賴。裔吉見義世。謀亂。捕誅之。正安三年。貞時削髮而老。使時賴孫師時。政村子時村。並代執權。師時從弟宗方爭權。矯命先殺時村。遂欲殺師時。貞時怒命。宣時子宗宣誅之。延慶

應長

文保

貞時老  
 師時時村執權  
 相摸守師時  
 左京大夫政村  
 陸奥守時村  
 駿河守宗方  
 陸奥守宗宣  
 延慶元年  
 久明立守邦  
 應長元年  
 貞時師時平  
 親出摘發更軒  
 摘發摘隱伏發  
 顯嘉邪也  
 宗宣照時基時貞顯  
 相代執權  
 相摸守熙時  
 相摸守基時  
 修理大夫貞顯  
 秋田介時顯  
 長崎入道  
 五年

元年。廢久明。立其長子守邦。代之。應長元年。貞時師時相繼而卒。貞時留意於政治。慕時賴之風。初時政義時以來。數遣使分曹行郡國。問吏民冤枉。至於時賴貞時發間。使被緇衣。四出多所摘發。吏不得欺也。而間使又稍稍成。軒時賴貞時終親出按之。云貞時既卒。長子高時甫九歲。宗宣及時村孫熙時並執權。無幾皆卒。長時姪基時。及實時。孫金澤貞顯代之。高時舅安達時顯。泰盛之弟也。內管領長崎圓喜。賴綱之甥也。以貞時遺命共輔高時。五年。遂立高時。執權。文保元年。高時為相摸守。高時性頑率。委政於時顯。圓喜二人協心。修泰時舊規。既而圓喜老子高資代之。高資性多欲。黜陟予奪。一

卷四

卷四

二十一

高時執權  
文保元年  
高資多欲  
新左衛門高資  
元亨二年  
五郎三郎堯敷  
又太郎季長  
士之叛北條氏始於  
此  
葵極天也  
哮嗽與哮同大  
怒也詩云闕如哮  
虎  
著高殿拔刀舞謂  
之田樂法師  
天狗唱歌  
妖星之出天下大  
亂之地蓋謂爭亂  
將起天王寺邊也  
左近大夫泰家

以賄成元亨二年陸奧人安藤嘉勢與族季長爭邑而  
訟皆賂高資高資兩納之不決二人怒據邑反承久以  
來士之叛北條氏者始於此北條氏遣兵討之不克高  
時不以為意日夕飲宴一日見狗鬪于庭喜之遂令吏  
民貢葵數千分附諸將養視與載往來遇葵不下者  
有誅葵羣鬪哮嗽如爭尸者狀高時又喜田樂樂師亦  
數千纏頭費每以萬數一夕高時獨醉舞有十餘倡來  
歌以助之姬人闖之倡皆天狗歌曰不見天王寺妖靈  
星乎歌終而去獸跡滿坐高時醒無所見已而有疾高  
資勸其削髮讓職於貞顯高時弟泰家愠其不讓已亦  
削髮高時病起欲誅貞顯貞顯自髡謝之諸將爭做之

四條帝  
諱孝仁後堀河  
才子世隆壁  
門院藤氏在位  
十一年  
後醍醐帝  
諱邦仁土御門  
才子丑贈大  
右藤氏在位  
四年  
後深草帝  
諱久仁後嵯  
峨才子大宮  
院藤氏在位  
十三年  
龜山帝  
諱恒仁後  
嵯峨才子

國顯滿朝  
渡部右衛門尉  
越智四郎  
正中二年  
流資朝  
後堀川帝  
四條帝  
後嵯峨帝  
仁明對之  
後深草帝  
後下仁明  
龜山帝  
後下仁明  
後嵯峨遺詔  
長講堂在京師五  
條

國顯滿朝高時頗不平高資密令長崎高賴誅之高資  
覺捕高賴流之內外憤怨構津渡部氏大和越智氏皆  
起兵高時命吏擊之又不克正中二年高時流甲謝言  
藤原資朝于佐渡以其圖北條氏也初北條氏定承久  
之亂立後堀川帝帝傳位於太子是為四條帝帝為朝  
議欲立順德皇子泰時恐土御門帝不與亂謀也還安  
達義景立其皇子義景遂還曰有順德皇子則美  
為曰廢之遂入京師立後嵯峨帝帝二子後深草龜山  
相繼昇位後嵯峨特愛龜山遺詔時賴曰龜山之後承  
承皇統乃以長講堂領為後深草湯沐也後深草上皇  
欲倚時宗力以得政時宗不敢從已而龜山得位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四

西大宮院藤氏  
在位十五年

伏見帝  
諱仁俊後深  
草子三子也  
在位十三年

後伏見帝  
諱尚仁伏見  
才一子也  
在位三年

後二條帝  
諱邦治後宇  
才一子也  
在位三年

花園帝  
諱富仁伏見  
才一子也  
在位十三年

後宇多帝

伏見帝  
淺原八郎

後伏見帝

後二條帝

定二統更立之議

五波攝錄

花園帝

日本外史

日本外史

卷四

太子是為後宇多帝上皇憤恨欲削髮時宗乃以  
皇子為後宇多儲貳是為伏見帝伏見帝立三年有賊  
淺原為賴夜入宮中謀逆不成自殺六波羅之事連  
龜山上皇上皇賜書於貞時誓無他帝密勅貞時曰龜  
山之在位憤承久事陰有所圖而不取發立其後非卿  
利也貞時乃立帝皇子是為後伏見帝後宇多上皇遣  
使責貞時貞時乃廢帝立後宇多皇子是為後二條帝  
因定議後深草龜山二統每十年更立先是時賴分藤  
原氏為五派更任攝錄貞時之議大位蓋做也及帝  
崩後伏見之弟是為花園帝朝議欲立後二條皇子  
邦良承其後龜山上皇特屬意於後宇多皇子遣使諭

後醍醐帝  
諱尊治後宇  
才一子也  
在位二十二年

後醍醐帝  
諱尊治後宇  
才一子也  
在位二十二年

後醍醐帝  
帝謀滅北條氏  
土岐十郎  
多治見四郎次郎  
駿河守範貞  
襲殺賴康國長

正中元年九月  
明年

奉還帝誓書  
嘉曆元年

立量仁為東宮

日本外史

日本外史

卷四

貞時立之是為後醍醐帝邦良為其太子帝憤北條氏  
以陪臣世主廢立也陰謀滅之視高時失政竊喜之令  
資朝及右少辨俊基等誘致美濃源氏土岐賴兼多治  
見國長等事覺或告之於六波羅北方北條範貞會攝  
津民作亂範貞因召四十八所籌卒得三千人以襲賴  
兼國長殺之是時正中元年九月也明年五月高時遣  
兵收致資朝俊基案問之不服遂謀廢立帝因賜誓書  
高時奉還其書釋俊基遂流資朝也嘉曆元年邦良薨  
帝初欲廢邦良立皇長子尊良高時不可至是又欲立  
三子護良遣使申後嵯峨遺命高時執貞時議立後伏  
見帝子量仁為東宮帝怒與護良謀誘諸寺僧徒因以

元弘元年

法皇告帝陰謀

二階堂虫羽入道  
道蘊

高資暉覽貞藤

相摸守基時  
裁後守仲時  
右馬權頭政村  
左近將監時益  
帝逃之南都  
兩上皇謂後伏見

護良為山門座主召僧圓觀等咒詛北條氏元弘元年  
事覺補圓觀等鞫而得實再執俊基後伏見法皇亦使  
人來具告帝陰謀高時乃大聚諸將吏問計衆莫敢言  
高資曰主上親王流之公卿黨者斬之如此而已勿再  
貽悔也二階堂貞藤諫曰北條氏世尊王室惠下民所  
以執國命幾乎百六十年今已執公卿又欲遷帝王  
如天道何苟使我而無覺朝廷何能為高資暉覽貞藤  
曰迂腐之論何陳於今日公獨不知承久故事乎高時  
從之八月遣貞藤等以三千騎入京師基時子仲時政  
村曾孫時益方鎮南北得貞藤與計事事世帝逃之南  
都仲時時益遣兵索宮中不獲帝則奉兩上皇太子于

帝花園帝太子謂  
量仁

笠置在山城  
二帥仲時時益  
糟谷三郎  
隅田次郎左衛門  
陸奥守貞直  
古馬元貞冬  
陶山藤三  
小見山次郎  
次郎左衛門高景

光嚴帝  
二年  
徙帝于隱岐  
千葉介  
小山五郎左衛門  
佐佐木佐渡判官  
赤松次郎後圓心  
彈正右衛門時治

六波羅北方僧豪譽來告帝在叡山則遣近江守護將  
兵攻之不利已而南都僧來告帝在笠置山二帥乃使  
近江兵備叡山而遣檢斷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等圍笠  
置城固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直金澤貞冬將數萬騎助  
攻未至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五十餘人夜乘風雨  
絕城而入縱火呼譟外兵應之城即陷帝逃走追獲拘  
之六波羅南方高時遣貞藤及安達高景立量仁即位  
是為光嚴帝令貞直引兵攻官軍將楠正成走之二年  
請光嚴帝詔徙帝于隱岐千葉貞胤小山秀朝佐佐木  
高氏將兵護送已而楠正成復起兵皇子護良赤松則  
村繼起據千葉赤坂吉野白旗諸城高時遣義子阿曾

光嚴帝  
二年  
見才子也  
唐義門院  
藤氏在位三  
年

十窟赤坂並在河

內

三年

人見四郎八道

本間九郎

九郎子源內資忠

圍十窟

三石在備前

摩耶山在攝津

帝逃歸伯耆

左衛門佐宗鎮

律師則祐

陶山次郎

河野九郎左衛門

時治與貞藤高直高資以五萬騎赴攻三年二月時治

攻赤坂人見恩阿本間資貞先登資貞子甫十八隨父  
死城終陷閏月貞藤亦陷吉野與時治俱援高直圍十  
窟不能下三月六波羅二帥徵山陽兵兵降於則村為  
守三石則村進據摩耶山二帥又徵四國兵伊豫豪族  
亦應官軍二帥遣近江兵攻則村大敗於是數警隱岐  
守護備帝逃逸而帝果逃歸伯耆二帥再遣萬人攻則  
村又敗則村與藤原宗鎮縱火來攻遣宗秋通倫以兵  
二萬拒之桂川則村子則祐亂流來擊我兵又大敗時  
已夜新帝兩上皇入六波羅二帥大出兵於七條積陶  
山高通河野通盛巷戰走則村則村退走阨八幡山崎

佐佐木判官

十種中將忠顯

結城九郎左衛門

名越尾張守

足利治部大輔

遠江守朝時

尊氏降官軍

運路梗塞一帥遣兵擊之陷伏敗還而山徒亦以護良  
令來攻二帥遣驍騎擊走僧兵因省以利又使近江守  
護佐佐木時信備之高通通威又敗則村于京南而官  
軍將源忠顯大兵來攻一帥悉甲乘障時信以五十人  
擊走忠顯而結城親光遽降官軍士卒多逃二帥告急  
於鎌倉使者相踵四月高時遣名越高家足利尊氏等  
西上半守京師半攻行在高家朝時五世孫也與則村  
戰孤川被鮮甲挺前中箭死尊氏傍觀不戰下馬張飲  
遂降官軍合兵攻京師京師兵三萬大半吏胥不習戰  
二帥乃深溝固壘守之擊卻忠顯已而城兵大潰餘十  
餘人二帥聽宗秋議夜奉兩上皇新帝太子空城東走

天中新主肘

番馬在江

新主兩上皇被取

新田小太郎  
義貞斬徵糧吏  
金澤武藏守  
櫻田治部大輔  
入間河久米河分  
陪並在武藏

土兵環起而射太子以下四走矢中新主肘時益死  
天明又遇敵數百擊破而過明日至番馬驛遇士兵數  
千人奉龜山皇子守良夾路而陣宗秋擊破其前鋒而  
兵疲失盡走入佛寺與仲時謀欲據近江一城時近江  
守護殿而後待之不至仲時曰是亦叛矣乃謂其兵曰  
獻吾首放官軍是我所以報諸君之勞也乃自殺宗秋  
以下四百餘人從死新主兩上皇被取入京師高時未  
之知也獨聞尊氏叛則恐發上野下野等六國兵附弟  
泰家而上因徵糧放諸邑次至新田義貞邑義貞斬其  
吏高時大怒乃專北向其鋒遣金澤貞將櫻田貞國分  
道攻義貞貞國與義貞戰于入間河殺傷相當退次久

三浦平六左衛門  
橫溝八郎  
安保入道重恩  
小山判官

千葉介  
六波羅敗聞  
義貞三道來至  
大佛陸奥守貞直  
赤橋相摸守守時  
本間山城左衛門  
次郎宗氏

高時逃于東勝寺

義貞選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

米河明日又戰不利退次分陪高時遣泰家授之黎明  
令兵三千人齊射而全軍從之大破義貞軍既勝驕不  
設備會三浦義勝叛屬義貞合兵來襲泰家駭走橫溝  
某安保某還鬪死之而小山千葉二族皆叛貞將與戰  
敗走諸軍敗歸鎌倉則六波羅敗聞至矣內外失色間  
一日義貞三道來攻高時乃遣基時貞直守時守時長  
時孫而足利尊氏妻兄也拒于囊坂大敗曰吾被猜疑  
不若速死乃自殺貞直拒極樂寺坂敗退家臣本間某  
獲罪家居是日出戰斬敵將大館宗氏獻首貞直而自  
殺貞直感激冒敵陣死基時與義貞相持于假糺坂而  
義貞選兵自稻村崎入縱火府中高時以千餘人逃

左述入道聖遠其子三郎忠賴

三道軍皆潰

安東左衛門入道

何無死節死乎

次郎高重

撤音軒以手高舉

東勝寺先聖。貞將戰死。基時。國時。鹽飽。聖遠父子。皆自  
殺。三道軍皆潰。安東聖秀。自極樂寺軍還。則府第已灰  
矣。憤激曰。百年之跡。何無一死節。死乎。下馬將死。其從  
女。為義貞妻。贈書招降之。聖秀作色謂使者曰。吾姪。土  
家女。何為此無恥之言。而義貞亦不呵止之也。以書握  
刀。剖腹而死。義貞軍進。入府中。無復抗者。獨長崎高資。  
子高重。力戰。敵四面萃之。高重左右衝突所向。皆披還。  
見高時曰。事已至此。公自為圖。雖然。臣猶欲一快戰。公  
且待之。乃乘其愛馬。與百餘騎。撤幟。裏以雜。入新田氏  
軍。狙擊義貞。垂及。而覺。敵兵圍之。高重乃大呼奮擊。馬  
上撤敵一將。投數丈外。敵軍辟易。高重走。至東勝寺。則

醜音醜盡爵曰醜  
授津洲部入道

好下物

諏訪入道

高時自殺從死者甚

萬壽稱相模太郎

邦時

五大院右衛門

宗繁餓死

左述大夫泰家

三郎盛高

高時以下方訣飲。屬觴高重。高重三醜。傳之攝津道準。  
而自屠。抉腸出之。道準笑曰。好下物也。因滿酌盡半。以  
傳諏訪直性而死。直性與長崎圓喜皆死。高時乃自殺。  
從死者凡六千八百餘人。高時有二子。曰萬壽。龜壽。萬  
壽之母之兄。五大院宗繁。受高時遺託。為匿萬壽。義貞  
購求高時遺胤。宗繁欲斬送萬壽。而憚物議。乃給萬壽  
曰。敵且來捕。宜逃。伊豆萬壽從之。宗繁走告義貞。追獲  
斬之。義貞疾宗繁。所為將誅之。宗繁亡匿。無舍者。道餓  
死。初泰家密諭。諏訪盛高曰。萬壽既託宗繁矣。汝奉龜  
壽。以為後圖。雖家兄自招禍。而天豈遽忘我祖宗德哉。  
時高時逃葛西谷。而龜壽猶孩。從在母所。盛高待言。故

次郎龜壽  
太郎萬壽  
盛高取龜壽去

泰家陸奥

南部太郎  
伊達六郎

鎌倉與六波羅間十  
五日皆夷滅  
遠江守時直

壬午次郎  
得世彌三郎  
必貳入道妙慧

淡河右京介  
名越遠江守

衆婢曰速付次郎我公欲訣之聞太郎已死次郎亦終  
難免耳衆婢皆泣盛高佯怒取之而去走信濃匿於諏  
訪祠官賴重家泰家既遣盛高欲自脫走為重傷歸鄉  
者狀卧番中以蟻衣自覆南部景家伊達匡衡昇之令  
二卒繫新田氏蹄騎而先導走陸奥餘兵三百餘人度  
其行遠火第自殺新田氏至以為泰家已死也鎌倉與  
六波羅間十五日皆夷滅長門探題時直時房第五子  
也為土居氏得能氏所攻航而東走聞高時死欲還筑  
紫筑紫探題北條英時亦為必貳貞經所攻殺時直囚  
貞經降宥死歸邑尋病卒淡河時治時房孫也初也越  
前阨北陸道已而越中守護名越時有戰死平泉僧兵

阿彌陀峰在京城  
東

貞藤嘗諫高時特宥死  
如天道何諫之

明年

駿河太郎重時  
佐佐日憲法僧正

本間太郎  
規矩掃部介高政

糸田左近將監貞  
義

參議左近中將公  
宗

右近衛大將公經

來攻時治時治與妻子皆自殺時直時治之亡與鎌倉  
六波羅皆同月是月大佛高直二階堂貞藤長崎高資  
等解千窟圍退保南都七月謀犯京師官軍來攻高直  
等削髮而降斬于阿彌陀峰以貞藤嘗諫高時特宥死  
歸邑尋謀反見誅明年赤橋重時僧憲法及本間澁谷  
規矩糸田氏等並起皆敗死而泰家自陸奥潛來京師  
依藤原公宗公宗公經裔與北條氏有舊相俱覲伺朝  
廷時朝廷失政天下士民皆思北條氏泰家於是蓄髮  
更名時興時龜壽在信濃亦更名時行約期攻京師事  
覺公宗被誅時興逃亡不知所終而時行與諏訪賴重  
招聚黨故旬日得五萬人東攻足利直義於鎌倉

右近衛大將公經

日本外史

卷四

二十一



公經與義時善友

曰有書

天下士民皆思北條

氏

時興時行約期攻京

師

刑部少輔時興

諏訪三河守

橋本在遠江

廿日前代

名越式部大輔

延元二年

時行上言

足利兵部大輔

義兼以未世也

條氏ト婚シ更ニ

相倚賴ス

鎮守將軍中納言

顯家

左馬頭義詮

尊氏自京師來討

時行遣名越時基將三萬人逆擊

發大風破屋時基更卜日兼行戰于橋本後軍多亡者

且戰且退阻相摸河而陣水方漲時基不備足利氏夜

濟時基大敗與三百人走歸賴重使時行脫走而與四

十餘人剥面自殺足利氏至謂時行既死也時行起兵

二旬而敗世目之曰二十日前代時行之起也名越時

兼亦起北國及時行敗為加賀將士所攻滅延元二年

時行遣使詣吉野行在上言曰臣父伏天誅臣不敢怨

所怨者足利尊氏世受恩放臣家而卒背之今又困天

子臣願討尊氏以贖父罪詔許之尋以五千發伊豆

從官軍將源顯家擊走足利義詮于鎌倉退至美濃與

上杉民部大輔

三年

今川一總介

井伊介

社稷臣也

上杉憲顯等戰于青野原轉戰至和泉及顯家敗終赴

行宮任左馬權頭三年從宗良親王至遠江擊破今川

範氏兵千匹馬驛從親王投井伊高顯亦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北條氏之於源氏則藤原氏之於王家也皆

不用寸兵尺鐵而篡其國於社稷之上何其易也蓋人

情莫不知親其宗而顧謂不如妻黨之可倚也於是削

弱兄弟疏斥親族以為為子孫除患害而不悟其自剪

伐以資異姓可不哀哉源氏之成國也固懸殊王家而

其謬計出王家所未為故其取禍有更烈者而北條氏

之陰謀狡智乃非藤原氏所及也鬪其骨肉剪其手足

潛收默竊其權而如已未嘗措手及其得權亦有所冀

更烈者謂武逆

事

謬計謂自剪伐等

更烈者謂武逆

不敢自居將軍

以理導之謂以大義  
導之善以勢禁謂  
以勢力禁之惡  
大惡指武帝下

恠逆罪  
計盡心民事必贖

不敢自居將軍辭其名而取其質舍其利而操其柄  
天下不能議已子孫守其遺謀而加以周密終使帝王  
之廢立攝錄之進退盡取決於已而如已無所關不得  
已而為之措置是北條氏家法所以能長持天下權衡  
焉而至於盡心民事前後武族所罕觀也蓋自知其悖  
逆人神所不容恠恠焉計以此贖之而泰時其最者矣  
世之論者於泰時無所問然已余謂承久之事泰時其  
罪之魁也何哉使泰時之賢果如所傳乎則既定調難  
擁大兵於輦下諸大處分莫不由已其於朝廷與幕府  
往復之際豈無所以善處之已可以理導又可以勢禁  
是之不思而陷其父於大惡雖有善政寧贖其罪邪是

否謂不過親征而  
彼諸將皆  
出恩仇之私謂上  
前門帝不關其  
條氏之謀故立其  
子後嗟嗟帝而不  
立順德  
德順也嗟嗟孤  
燕也

上皇後白河  
除諱人清威除成  
親等義仲除知康  
等也

天經一句老子語  
恢之也

此注標

知舊史所稱泰時勸其父詣關網降不聽臨發問遇親  
征則何為曰降之否則決前皆史氏為之文過耳不足  
信也至其立後嗟嗟亦出恩仇之私論者謂之天命正  
理亦過褒矣然北條氏七世其可以人理論者獨有泰  
時其他如義時輩皆蛇虺鬼域人易足責歟或傳義時  
誅深見其者而近其子卒為所殺意是其或然也昔平  
清盛源義仲並稱兵抗上皇皆除讒人而已不敢遂其  
幽囚之計也然猶不免誅滅如義時者真無前逆賊而  
得脫叛名放世天其假手其臣僕斃之也及其子孫遇  
新田氏之斧鉞抉其巢穴殲其醜類天網恢恢疎而不  
漏豈不信哉外史氏曰時宗之禦元虜保我天子之國

日本外史

卷四

三十一

向為張虛聲也  
趙宋姓也所以別  
劉宗

明使來和西南  
池氏以其書辭  
札却其納武踵也  
接時宗之踵也  
承徽外高謂義滿  
通好於明受彼封  
冊  
攻者豐臣守著北  
條  
土著謂有帝居不  
移徙者也  
軍須軍之費用也  
將帥謂賈政等  
掣制時也  
敵匹類切機也

足以償父祖之罪矣虜蓋以其所以洞喝趙宋者為據  
於我我卻其使不納未有曲直也及彼以兵來脅我  
我邊疆則曲在於彼彼使再來不可不執而戮之折彼  
凶威定我民志奪其所挾而決死待之可謂深中機宜  
矣否則我幾何而不為趙宋也其後唯菊池氏之待明  
庶幾接武足利氏庶幾外嚮不足言已豐臣氏能不服  
國體勝足利氏萬萬然至與明戰張皇太甚內自困敝  
雖攻守勢異不及北條氏遠矣北條氏之策守則土著  
不煩徵發軍須不擾經費委任將帥不自中掣之其戰  
則憑陸誘寇走舸逆戰短兵急接皆可以為後世之法  
也吾嘗觀鎮西士人所傳元寇圖卷虜盛以砲礮臨我

而我兵揮刀奪前虜不暇發焉蓋是時我未有火器相  
敵吾是以知兵之勝敗在人不在器我長技自有在焉  
可恃也

日本外史卷四終

岐阜縣士族

津田氏

藏書



金陵雜記  
卷之二  
上